

五代史記注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上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吳越世家第七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也

五代史錢鏐杭州臨安縣人吳越備史武肅王姓

錢氏諱鏐字具美杭州安國縣人卽臨安縣唐武肅中陪葬功臣潭州大都督巢國公九隴八代孫也大中六年壬申二月十有六日生於本縣之衣錦鄉勳貴里曾祖諱沛唐宣州旌德縣令累贈吏部尚書左僕射追封祖諱王曾祖妣童氏追封齊國太夫人祖諱宙高尙不仕累贈至太尉彭城侯追封建初王祖妣水邱氏累封楚國太夫人追封晉國九華太夫人皇考諱寬威勝軍節度推官職方郎中守太府少卿朝散大夫檢校尙書累贈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中書令追封英顯王皇妣水邱氏累封秦國太夫人追贈趙國太元太夫人

人王卽太師長子也先是五年邑中大旱邑令命道士東方生起龍以祈雨生曰茅山前池中有龍然不可起起必大異邑令乃止明年復旱又召東方生起龍將臨池遽指王所居曰池龍已生此家矣時王誕數日始誕之夕皇考方他適鄰人急走告曰適過君家後舍聞甲馬之聲甚衆非有盜乎皇考乃馳歸王已誕矣後有紅光滿室皇考頗怪之將棄於井祖妣知非常人固不許因小字曰婆畱而井亦以名焉 齊東野語錢王鏐以石榴爲金櫻改劉氏爲金氏 雲麓漫鈔浙人避錢氏諱改劉爲金果有石榴呼曰金櫻 青箱雜記錢武肅王諱鏐至今吳越間謂石榴爲金櫻劉家畱家爲金家田家畱住爲駐住 楓窗小牘子儗家後園有一大井是武肅王外祖家舊物井上有文曰於維此井淳育坎靈有莘有邵實此儲英時有長虹上貫青冥是惟王氣宅相先徵爰啓霸王莫綏蒼張沛膏漸澤配德東溟臣羅隱謹頌 程史舊傳識記曰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山明水秀無人會五百年間出帝王錢氏有國世臣事中朝不欲其語之聞因更其末章三字曰異姓王以遷就 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之譏實不然也

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爲隊伍號令頗有法羣兒皆憚

之吳越備史王自幼嘗與羣兒聚戲於樹陰石上或伐薪必使羣兒聚以供已隨多少而賞罰焉王嘗憇後

山忽一石屹然自立王志之後建功臣精舍遂以石爲佛坐樹號衣錦將軍及壯無賴不喜

事生業以販鹽爲盜五代史少拳勇喜任俠以解仇報怨爲事縣錄事鍾起

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

豫章人有善術者望牛斗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

遊錢塘占之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陰求其

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

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爲置酒悉

召縣中賢豪爲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

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爾明日乃去起始縱其子等與鏐遊時時貸其窮乏

鏐善射與梁稍通圖緯諸書

吳越備史十三年冬十月皇祖太尉薨將葬之夕大

風拔樹於野詰旦術者引靈輜將就葬所謂皇考曰此拔樹之穴是天啓也宜以葬遂寔之畢術者曰當貴此孫耳王常遊徑山書院有道人洪誣者每迎門王頗惡之一旦自後山僻徑而往誣亦迎焉王問其故誣曰君非常人故先知耳咸淳臨安志按表忠觀碑載錢氏墓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二今不可悉考矣

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

鄉兵討賊表鏐裨將擊郢破之

吳越備史乾符二年夏四月浙西鎮遏使王郢

作亂勅本道徵兵討之時董昌成石鏡鎮亦募鄉里之衆以副召王遂委質於董氏始爲偏將王入軍中驍勇絕倫爲董氏所重時王年二十四及董爲杭州一日因事遣王之臨安遂由餘杭有瞽者善摸骨相集於龍光橋在餘杭縣王因請相竟無一言王翌日自臨安還日已暮相者復在舊所遂贖金請相相者曰旁無人乎王曰獨在斯相者乃引臂久之歎曰天下亂矣期時之內再遇貴人言訖而去旬日後王以束帛至餘杭將酬之訪於鄉間竟無踪跡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用爾若大衆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

名也告道旁媪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

巢衆至聞媪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嚮十餘卒不可敵況

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都統高駢聞巢不敢犯臨安壯

之吳越備史六年秋七月黃巢擁衆二十萬大掠州縣淮南節度使高駢羽檄徵兵討之巢將及石鏡鎮衆

纔三百人王謂董氏曰黃巢以數萬之衆踰越山谷旗

鼓相遠首尾不應宜以伏兵襲之或可少却耳巢前軍

二千餘衆果崎嶇而至王率二十騎伏於草莽巢小將

單騎先進王親注弩射之應弦而斃伏兵遂起巢兵大

潰王謂衆曰此術止可一舉耳大軍必至則衆寡不敵

矣宜乘勝張虛聲以懾之乃進屯八百里古地名途次

逆旅遇老嫗因誠曰後有兵至當言臨安兵屯八百里

未幾巢兵果至具如所對賊衆相顧曰向止數騎尙不

可當況八百里乎遂不犯境王伺其後軍殺

獲人馬而歸功董氏淮南高駢聞而偉之

召董昌與

鏐俱至廣陵久之駢無討賊意昌等不見用辭還駢表

昌杭州刺史是時天下已亂昌乃圍諸縣兵爲八都以

鏐爲都指揮使成及爲靖江都將五代史唐乾符中事於潛鎮將董昌爲部

校屬天下喪亂黃巢寇嶺表江淮之盜賊羣聚大者攻

州郡小者剽閭里董昌聚衆恣橫于杭越之間杭州入

縣每縣召募千人爲一都時謂之杭州八都以遏黃巢

之衝要吳越備史廣明元年冬十二月黃巢犯闕僖

宗入興元杭州始建八都臨安縣董昌王副之餘杭縣

陳晟於潛縣吳文舉鹽官縣徐及新登縣杜稜唐山縣

饒景富春縣文禹龍泉縣凌文舉各聚衆千人以衛鄉

里旣而高駢召董氏赴廣陵王亦從焉駢視王謂左右

曰此人他日爵祿必遠過於我時駢將大舉討巢命董

氏從行王謂董氏曰竊窺高公無討賊之志苟從其行

功効不立是同坐罪宜以捍衛鄉里爲辭董然之告於

駢駢因禮而歸焉二年九月詔授董昌杭州刺史授王

都知兵馬使中和二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昌有隙

太子賓客漢宏遣其弟漢宥都虞候辛約屯兵西陵鏐率八都兵

渡江竊敵軍號斫其營營中驚擾因焚之漢宥等皆走
漢宏復遣將黃珪何肅屯諸暨蕭山鏐皆攻破之與漢
宏遇戰大敗之殺何肅辛約漢宏易服持膾刀以遁追
者及之漢宏曰我宰夫也舉刀示之乃免四年僖宗遣
中使焦居璠爲杭越通和使詔昌及漢宏罷兵皆不奉
詔漢宏遣其將朱褒韓公玖施堅實等以舟兵屯望海
鏐出平水成及夜率奇兵破褒等于曹娥埭進屯豐山
施堅實等降遂攻破越州漢宏走台州刺史執漢宏送
于鏐斬于會稽族其家鏐乃奏昌代漢宏而自居杭州

吳越備史中和二年秋七月浙東觀察使劉漢宏以天子西幸乃遣弟漢宥馬步軍都虞候辛約率兵二萬營

於西陵將圖浙西既燒魚浦劫富春兵勢甚盛董乃遣
王禦之是月十二夜將渡江星月皎然兵不可渡王親
搦江沙吞而祝曰吾以義兵討賊天若見助願陰雲蔽
月以濟我師俄而雲霧四起咫尺晦冥王大喜乃先渡
江竊賊號縱火斫其營精兵既至破賊殆盡漢宥辛約
走之擁入溝塹士卒大半溺死冬十月漢宏又率衛葵
等四州兵七萬餘人遣登高鎮將王鎮領之營于江干
連營相屬王率儒僮鎮將徐靖浙江都遊奕使阮結街
枚宵濟復大破之王鎮奔諸暨王獲漢宏所署主將憲
官僞勅二百餘道俘賊萬計兵甲生口稱是歸漢宏所
掠民間妻女于鄉里者數百人三年春三月漢宏又分
兵寨於黃嶺巖下貞女等三鎮及山洞凡九十三所皆
千餘人以圖大舉王率入都兵自富陽以趨之破黃嶺
巖下及山洞三十餘所生擒貞女鎮將楊元宗巖下鎮
將史弁等仍焚其兵甲夏四月漢宏自領兵屯諸暨古
剡嶺至于亭山龜山之下王先攻諸暨獲糧二萬餘斛
旋破古北嶺亭山等寨賊皆宵遁五月漢宏又遣將黃
珪何肅等率本道扞門軍營于蕭山諸暨等處王親禦
之破賊一萬餘人生擒都虞候章公直餘黨走之冬十
月漢宏又遣弟漢容與辛約巴立李萬敵等會溫處等

州兵泊白丁十萬餘衆從蕭山西陵大出戰船以謀宵
濟王自新沙由魚浦而攻之戮黃珪等遂趣蕭山是月
戊午王親與漢宏遇自午至戌破賊大衆漢宏誑曰我宰
膾刀而遁時軍中有異其狀者將擒之漢宏誑曰我宰
夫耳遂伏于亂屍之內得免次日漢宏復舉餘黨四萬
人來我師乘勝大敗之斬漢容辛約及招討判官譚昇
都知兵馬巴立先鋒李萬敵仍獲漢宏僞淮海招討使
印一鈕戰艦五百艘馬四千蹄兵甲萬計俘馘千人漢
宏宵遁歸越四年春二月婺州王鎮執刺史黃竭請降
於王漢宏聞之使其下婁貴殺鎮而代之夏四月浦陽
鎮將蔣瓌會我師攻婺州生擒婁貴而還未幾勅命中
使焦居璠爲杭越通和使俾其改過王遂班師以待之
漢宏因謀殺王人密徵水師於温州刺史朱褒出戰船
於望海以史惠施堅寶韓公玖領之復圖水陸並進光
啟二年冬十月王謂董氏曰除惡務去本根不爾當爲
後患願以全師討之董曰然王即日進師以諸都兵馬
使阮結守梅市監陣使錢爽守雙童橋過後使駱團守
平水降將使章可周唐晟王公備等守蘭頭江海遊奕
使崔則守羊石是月辛亥王親率師自諸暨趣平水導
山路凡三百里至曹娥埭突丑破韓公玖因與朱褒遇

水兵戰糧皆焚而溺之甲寅進屯豐山梅城鎮將施堅
實執漢宏右直將張師及歸於王丙辰進拔越城漢宏
走台州辛酉戮漢宏妻母弟姪及其黨史惠史侃都虞
侯蔡約于軍門十二月丙午台州刺史杜雄執送漢宏
至命斬之於會稽市漢宏叱刑者云吾廉察也非汝輩
可殺吾嘗夢手捧金錢殺吾者錢公也乃請王親刃焉
漢宏兗州刺史院之小吏也尋爲人將領本州兵以禦
黃巢寇遂殺將首劫輜重而叛詔武軍討之不利復
命前濠州刺史崔錯招撫之宏遂降授宿州刺史會浙
東觀察使柳瑫以賄免官皆恥代之議者以宏降將也
以降將代賊吏宜矣乃除之既有七州之地復萌逆節
嘗會客酒酣謂衆曰天下喪亂金刀之議焉知非僕遂
撫掌大笑後又會于使院有羣鴉噪庭樹上因使伐木
有座者言此樹有年矣鴉噪乃常耳願勿爲恠宏曰我
將斬白蛇豈止此樹耶遂伐之又常構別第窮極雄壯
一日有飛帛書署其門曰漢宏是賊豈宜造此大宅宅
之中堂懸一錦傘守衛甚謹卽夕失之人皆以爲任俠
所獲及舉兵至西陵將謀渡江乃禱於江干俄有一矢
墜其前莫知所來宏頗惡之旣敗棄其母挾妻而走就
執之日董庶人讓之宏曰成卽是敗卽非自古何有不

敗之家不亡之國僕射有名將良策宏無之以至於此
何必太讓既而儒僮鎮將徐靖以倖掠居人戮之於市
北關鎮將劉孟安與弟孟宿輒起府庫散其本部仍執
廉使牌印王因饗於踞場遂面責之孟安不服立斬以
徇時孟宿部兵屯於外王親撫之悉有其衆越人及諸
將皆推王爲主王固讓董氏董遂權蒞於越杭人復請
王代董氏時浙西節度使周寶承制以王權知杭州軍
州事兼杭越管內都指揮使是月赴本郡錄其事以聞
詔授王檢校工部尚書傳載略彭城劉漢宏廣明癸
卯中潛以兵屠錢塘差溫牧朱褒排海艦於赭山海口
武肅王率阮結成及錢鐸聞袁杜建徽蔣璠將議夜往
襲西陵武肅請啟行劉孟安懼切不及已抽駐半軍武
肅率諸將出南雍門無何月色皎然且言掩其不備設
或彼軍伏待則我無噍類矣遂掬江沙誓之曰我苟破
賊徒天合助順言說吞之未幾東南雲如箕遂巡彌布
漸至掩月江天暝黑急棹而復登南岸徑掩賊軍夏公順
陳正公孫瓌徐度諸將悉降大軍長驅至小西江與雄
軍夾水而陣頻日戰勝前進圍城駱朱闕黃朱牧皆先
降乙巳年勅小將軍焦居璠傳諭罷兵光啟丙午歲再
征而取越越中平隴西公權知觀察處置武肅遂權知

杭州軍事明年勅賜至授本州刺史
管內招討安撫等使始有吾國矣
光啟三年拜鏐左

衛大將軍杭州刺史昌越州觀察使
五代史時有劉漢

自稱節度使攻收鄰郡潤州牙將薛朗逐其節度使周
寶自稱雷後唐僖宗在蜀詔董昌討伐昌以軍政委鏐

率入都之士進攻越州誅漢宏迴戈攻潤州擒薛朗江
浙平董昌爲浙東節度使越州刺史表鏐代已爲杭州

刺史吳越備史三年春正月帝在興元勅授王杭越
管內都指揮使上武衛大將軍充杭州刺史董昌爲越

州觀察使是歲畢師鐸囚高駉淮南大亂六合鎮將徐約攻

蘇州潤州牙將劉浩逐其帥周寶寶奔常州浩推度支

催勘官薛朗爲帥鏐遣都將成及杜稜等攻常州取周

寶以歸鏐具軍禮郊迎館寶于樟亭寶病卒稜等進攻

潤州逐劉浩執薛朗剖其心以祭寶然後遣其弟錄攻

徐約約敗走入海追殺之昭宗拜鏐杭州防禦使

吳越備史

三月潤州客司軍將劉浩逐節度使周寶出于毗陵推

度支催勤使薛朗為主仍火其城是月帝至鳳翔夏四

月六合鎮使徐約攻陷蘇州淮南高駘為其下畢師鐸

所幽乃召宣州觀察使秦彥為主五月王命東安都將

杜稜浙江都將阮結靖江都將成及率兵討薛朗六月

師次陽羨與賊將李君旺遇大破之獲船八百餘艘是

月詔加王檢校戶部尚書至日王師次禹城斬賊將丁

重德屬將趙君度走之遂進攻常州刺史丁從寶棄城

宵遁十月周寶遂歸於王王以屬郡禮具餼鞭迎之于
郊仍舍於樟亭驛十二月命杜稜為常州制置使遣阮
結等進攻潤州是月乙未周寶卒寶字尚珪曾祖侍選
唐滄州魯城令幽薊之亂魯城以一邑拒寇為賊所害
祖光濟左贊善大夫依侯希逸於平盧軍為衙門將行
陣獲攻魯城者必殺之以祭父懷義以武藝為韋臯
所重累官至工部尚書天德軍使寶第三子也武宗三
年徵方鎮有才器者入宿衛寶因隸右神策軍出為良
源鎮將有戎政本軍表聞授右廂都押衙馬步軍知軍
事大將軍出涇州聚糧二十餘萬斛黃巢之亂移鎮海

軍節度使僖宗幸蜀加授右僕射檢校司空中和二年
拜同平章事時朝廷以丞相王鐸率諸道兵復長安以
寶爲天下租庸副使兼管內營田使五年授特進檢校
太保兼侍中進封本郡王至是以疾薨年七十四子璵
嗣比唐制武選以馬上擊球較其能否有置鐵鈞於球
仗以相擊寶嘗預此選爲鐵鈞所摘一目睛送寶卽取
而吞之復擊球遂獲頭籌授涇原勅賜一木睛以代之
木睛不知何木視之亦明一日早起盥漱其睛墜木盆
中侍姬竊笑寶怒曰我瞎漢何足笑也遂殺之潤州衙
軍以軍額號鎮海軍寶復置親信號決勝軍處之後樓
使其子與總之衆號爲後樓軍其衣食糧賜數倍於鎮
海士卒頗有怨望因恣橫於外一日會客於後樓卽席
有言其事者則殺之而薛朗與鎮海將劉浩友善遂以
寶意示之且誠其賊下浩聞之憤曰可以免禍者不過
反耳是夕遂率鎮海軍叛乃推朗爲主寶聞亂率家屬
踣襪拓芙蓉門召後樓軍曰後樓軍兒郎能救我乎後
樓聞之亦同叛寶遂奔高駉與寶夾江爲鎮頗有嫌隙
及奔駉遺書曰竊承走馬已及奔牛遣送黃蘆一瓶葛
粉十斤以表蓋粉之意寶在涇源至於金陵多會賓客
歡宴終日後庭樂妓百餘人水陸餽饌日驕奢淫佚盡

其福祿其不合厥終也宜哉又文德元年春正月駕在鳳翔丙寅我師尅潤州生擒薛朗而還王命剖心以祭周寶劉浩走之王命阮結爲制置使秋九月王命從弟鉞率兵討徐約于蘇州盡驅州人以守城皆文其面曰願戰南都時有軍事衙推陳車謂人曰南都者蓋都邑之稱杭州其終建國乎冬十一月楊行密攻殺宣州刺史趙錕而有其地龍紀元年春正月朔改元三月我師破徐約於蘇州約奔入海中箭而死約曹州人從黃巢攻天長遂歸高駢爲六合鎮將浙西周寶子壻楊茂實爲蘇州刺史約攻破之遂有其地而制度不軌劫王貢賦至是而減宜哉五月甲辰阮結卒結字韜文錢塘人杭州建入都結亦副焉中和二年以征漢宏有功授散騎常侍光啟三年充潤州制置使尋遷刑部尚書初徐約之黨三千餘人來降結撫之失所因散香於甘露寺輒爲所叛投於江遂成疾而卒年四十六秋七月勅授王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本州防禦使是時楊行密孫儒爭淮南與鏐戰蘇常間久之儒爲行密所殺行密據淮南取潤州而鏐亦取蘇常

吳越備史冬十月勅除給事中

杜儒休爲蘇州刺史以沈祭爲制置使十一月帝南郊
更名雖改元大順是月宣州楊行密遣將李宥陷我毗
陵執杜稜而去初李宥攻毗陵鑿穿道而入兵甲俱以
土中夜入於稜之寢室因執稜於臥榻而去十二月淮
南孫儒遣其下劉建封帥衆陷我潤州成及奔歸大順
元年秋七月常州李宥陷我姑蘇制置使沈祭害刺史
杜儒休及兄延休而奔于我王以共失備復害刺史將
欲誅之祭遂奔孫儒是月楊行密遣將張行周爲常州
制置使八月制加王吳興郡開國男閏九月孫儒復遣
劉建封攻毗陵殺張行周而復困姑蘇是月王命築新
夾城環包家山泊秦望山而迴凡五十餘里皆穿林架
險而版築焉王常親勞役徒因自運一甓由是驂從者
爭運之役徒莫不畢力冬十一月孫儒陷姑蘇李宥奔
常熟十二月孫儒歸淮南仍以沈祭爲制置使是月勅
遣使高品王思誨賜官誥加檢校司空平章事二年
春正月孫儒自淮南復入姑蘇將乘勝以圖我王大出
舟師以禦之儒遂絕南顧冬十二月孫儒燒掠蘇常是
月常州甘露鎮使陳可立據本州王遣師復平姑蘇

唐升越州威勝軍以董昌爲節度使封隴西郡王杭州

武威軍拜鏐都團練使以成及為副使吳越備史景福元年春正月丙

午朔大赦改元二月命從弟錄為姑蘇招緝使夏四月

勅陞杭州為武勝軍授王本軍防禦使六月王出師會

宣州兵敗孫儒於宣城楊行密斬孫儒傳首京師宣州

以沈粲歸王戮之於市初楊行密軍師張某或曰李某

頗善占算前一日謂行密曰明日大水亭午可獲孫儒

時畏日曠赫儒兵正勝人皆晒其言及詰旦西北有雲

大如箕漸漸彌漫俄而澍雨大水暴作儒謂眾曰城中

大水將及我諸營自顧無相救也俄而水深丈餘城中

知其號令乃徑出兵以擊儒營他皆不救因獲儒軍師

之言果驗是月泉州王潮攻陷福州殺范輝而有其地
亦作鮑姓乃陳岩之子嘗也岩為福州數年而卒以暉
繼之至是為王潮所害時福州嘗有僧記之曰湖水來
岩頭沒潮水去矢口出矢口蓋言將來繼潮者二年春
二月楊行密以其將田頵牧宣州安仁義攻潤州夏閏
五月詔授王本軍團練使蘇杭等州觀察處置使進封
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七百戶秋七月丁巳王率十三都
兵泊役徒二十餘萬眾新築羅城又自秦望山由夾
城東亘江干泊錢塘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咸通中京

師有望氣者言錢塘有王者氣乃遣侍御史許渾中使許計資壁來瘞秦望山之腹以厭之使迴望氣者言必不能止又按郭璞臨安地志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山起橫爲案五百年生異姓王至是果及字宏濟與鏐同事攻討謀多出于及而鏐以女妻

及子仁琇鏐乃以杜稜阮結顧全武等爲將校九國志顧全武

越州餘姚人少時嘗爲僧博通外學機警有才略鏐每延接與語甚器之及入都建國因辟令從戎以爲裨將軍中號曰顧和尚討賊有功累遷武勇都知兵馬使乾寧二年董昌據越州叛遣裨將崔溫李蕙率兵屯石侯全武率衆擊破之臨陣斬溫蕙湖州將徐應起兵以應昌與淮人圍嘉禾全武擊破其烏墩光福二柵以屯西陵三年昌將徐珣李元賓據肅清四封九卿之地全武自西陵擊破之珣元賓皆乞降盡總其衆昌又遣裨將湯曰守石城袁邠守餘姚全武自西陵趨石城與曰遇大戰石城東斬首千餘級曰僅以身免去會稽三十里不敢出援復攻餘姚袁邠堅壁自守昌遣將徐宣率兵援邠全武潛師斷其要衝俟軍半過橫出擊之殺二百

餘人擒徐宣翌日袁邠以城降全武進軍圍會稽昌閱
戰五雲門懸玉帛以誘我師全武率勵諸將并力擊之
昌懼退入城中遷全武軍都虞候東面都知兵馬使遂
攻五雲門時淮將臺濛陷姑蘇鏐欲遣全武屯西陵以
備北寇全武曰賊之根本繫于越州豈以失一姑蘇而
遂緩大衆耶當先拔越州後復茂苑未爲晚也鏐從之
俄而越州陷執董昌以歸奏加全武檢校太保明州刺
史四年與沈夏許再思率師由海路以赴嘉禾諸將欲
緩入全武曰嘉禾圍閉久矣莫知我之勝負宜速往慰
之因倍道而進城中見我軍旗幟皆稱萬歲全武與昌
將李宗禮頓全戰於城外大破之獲頓全宗禮以歸餘
衆遁去俘千人以歸嘉禾平時吳將田頊守吳興間之
亦遁去全武追襲百餘里斬馘沉溺者千計遂督衆復
蘇州吳將臺濛棄城遁走時淮軍屯崑山全武擊破之
擒吳將秦裴光化二年加贊忠去僞功臣天復初淮將
李神福攻衣錦城鏐遣全武率兵禦之全武素輕神福
領衆夜掩其軍爲神福所敗執全武送於淮南鏐方食
聞之大驚以七擊案曰喪我良將二年楊行密遣使來
求秦裴因歸全武鏐大喜以秦裴報之是歲徐縮許再
思叛圍外城鏐懼縮據會稽將令全武領兵屯越州全

武曰東府不足往當詣邗溝鏐曰何也全武曰縮急必
召田頽來則淮南興師矣鏐乃令全武行成於吳全武
又曰獨行必不濟請擇諸公子與之同往鏐乃以元璋
聘楊氏與全武俱行至廣陵楊行密乃遣使召頽還師
明年全武與元璋同歸長興初以疾卒年六十七全武
寬裕有謀善撫士卒喜怒未嘗形也每大敵在前鼙鼓
動地分布行陣頽指口授怡怡如也嘗圍淮將秦裴於
崑山裴援絕不降頽傷士卒全武自爲長檄以諭裴
裴乃封函納款全武喜召諸將觀之既發函乃佛書一
卷蓋以全武爲僧也諸將失色全武大笑曰爾不卽死
何暇相謔也及裴降乃爲言於沈崧皮光業林鼎羅隱
鏐卒全活之時人稱其長者

爲賓客

老學庵筆記該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爲翰林
學士巢敗被誅今唐書取其事按尹師魯作大

理寺丞皮子良墓誌稱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
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爲吳越丞

相父槩爲元帥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據此則日
休未嘗陷賊爲其翰林學士被誅也光業見吳越備史

頗詳孫仲容在仁廟時仕亦通顯乃知小說謬妄無所
不有師魯文章傳世且剛直有守非欺後世者可信不

疑也故予表而出之爲襲美雪謗於泉下 五代史羅
隱餘杭人詩名於天下尤長於詠史然多所譏諷以故
不中第大爲唐宰相鄭畋李蔚所知隱雖負文稱然貌
古而陋畋女幼有文性嘗覽隱詩卷諷誦不已畋疑其
女有慕才之意一日隱至第鄭女垂簾而窺之自是絕
不詠其詩唐廣明中因亂歸鄉里節度使錢鏐辟爲從
事開平初太祖以右諫議大夫徵不至魏博節度使羅
紹威密表推薦乃授給事中八年十餘終於錢塘有文
集數卷行於世 五代史補羅隱在科場恃才傲物尤
爲公卿所惡故六舉不第時長安有羅尊師者深於相
術隱以貌陋恐爲相術所棄每與尊師接談常自大以
沮之及其累遭黜落不得已始往問焉尊師笑曰貧道
知之久矣但以吾子決在一第未可與語今日之事貧
道敢有所隱乎且吾子之於一第也貧道觀之雖首冠
羣英亦不過簿尉爾若能舉東歸霸國以求用則必
富且貴矣兩途吾子宜自擇之隱愴然不知所措者數
日鄰居有賣飯媪見隱驚曰何辭色之沮喪如此莫有
不決之事否隱謂知之因盡以尊師之言告之媪歎曰
秀才何自迷甚焉且天下皆知羅隱何須一第然後爲
得哉不如急取富貴則老婆之願也隱聞之釋然遂歸

錢塘時鏐方得兩浙置之幕府使典軍中書檄其後官
給事中初隱罷上中書之日貧窘因抵魏謁鄴王羅紹
威將入其境使貽書敘其家世鄴王爲姪幕府僚吏見
其書皆怒曰羅隱一布衣爾而姪視大王其可乎紹威
素重士且曰羅隱名振天下王公大夫多爲所薄今惠
然肯顧其何以勝得在姪行爲多幸矣敢不致恭諸公
慎勿言於是擁締郊迎一見卽拜隱亦不讓及將行紹
威贈以百萬他物稱是仍致書於鏐謂之叔父鏐首用
之 又曹唐郴州人少好道爲大小遊仙詩各百篇又
著紫府元珠一卷皆敘三清十極紀勝之事其遊仙之
句則有漢武帝宴西王母詩云花影暗回三殿月樹聲
深鎖九重霜又云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
皆爲士林所稱其後遊信州館于開元寺三學院一旦
臥疾衆僧忽見二青衣緩步而至且四向顧視相謂曰
只此便是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言訖直
入唐之臥室衆僧驚異亦隨之而入踰闕而青衣不復
見但見唐已殂矣先是唐與羅隱相遇隱有題牡丹詩
云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亦動人唐因戲隱曰此
非題牡丹乃題女子障耳隱聲曰猶勝足下鬼詩唐
曰其詞安在隱曰只樹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

茫得非鬼詩唐無言以對至是青衣亦援引此句而唐
尋卒則隱之言豈偶然哉宣和書畫譜羅隱字昭諫
餘杭人也於唐末有詩名尤長於詠史多不稱意窮愁
感慨之間言或譏諷怒張以故爲時所黜初名橫以十
上不中第乃更今名始到浙右謁錢鏐懼不見納遂以
所爲夏口詩標於卷之首其卒章云一箇禰衡容不得
思量黃祖漫英雄鏐覽之大笑因加殊遇鏐一日受朝
廷節制之命令沈崧者草謝表崧盛述浙右之富隱卽
論崧曰方兵火之餘豈宜作此語卽更之云天寒而麋
鹿會遊日暮而牛羊不朝廷見之曰此羅隱辭也梁
開平初太祖以右諫議大夫召不至後節度使羅紹威
密表薦爲給事中隱雖不以書顯名作行書尤有唐人
典型觀其羅城記稿一帖略無季世衰弱之習蓋自晉
中所養不爲世俗淺陋所移爾淵泉日記羅隱新城
人楓窗小牘羅昭諫投身武肅特加殊遇復命簡書
辟之曰仲宣遠托婁荆州都綠亂世夫子辟爲魯司寇
只爲故鄉以婁爲劉避武肅嫌名也羅昭諫集春日
投錢塘元帥尚父二首正憂衰老辱金臺敢望昭王顧
問來門外旌旗屯虎豹壁間章句動風雷三都節已聯
翩降兩地花應次第開若比紫髯分鼎足未聞餘力有

瓊現征東府幕十三州敢望非才忝上游官秩已叨吳
品職姓名兼顯魯春秋鹽車顧後聲方重火井窺來焰
始浮一句黃河千載事麥城王粲漫登樓暇日投錢尙
父牛斗星邊女宿間棟梁虛敵麗江關望高漢相東西
閣名重淮王大小山醴設門傾金鑿落馬歸爭撼玉連
環自慚麋鹿無能事未報深恩髮已斑病中上錢尙父
左腳方行右臂攀每慚名跡汗賓筵縱饒吳土容衰病
爭奈燕臺費料錢藜杖已乾難更把竹舉雖在不堪懸
深恩重聽無言處回首浮生淚泣然錢尙父生日大昂
分光降斗牛興唐宗社作諸侯伊夔事業扶千載韓白
機謀冠九州貴盛尙持龍節延長應續鶴春秋錦衣
玉食將何報更俟莊椿一舉頭感別元帥尙父玉函瑤
檢下臺司記得當年捧領時半壁龍蛇蟠造化滿崖山
嶽動神祇疲牛舐犢心猶切陰鶴鳴雖力已衰穉子不
才身抱疾日窺眞跡淚雙垂尙父偶建小樓特攜麗藻
絕句不敢稱揚三首結構叨憑柱石才敢期幢蓋此徘徊
徊陽春曲調高難和盡日焚香侍隗臺玳簪珠履媿非
才時凭闌干首重回只待淮妖翦除後別傾卮酒賀行
臺欄檻初成愧楚才不知星彩尙迂迴風流孔令陶鈞
外猶託山妖逼小臺全唐詩話唐詩紀事羅隱字昭

諫餘坑人隱池之梅根浦自號江東生為唐相鄭畋李
 蔚所知畋女覽隱詩諷誦不已畋疑有慕才意隱貌醜
 陋女一日垂簾窺之自此絕不詠其詩又羅隱與桐
 廬章魯封齊名錢鏐初起以魯封為表奏孔子號曰一箇
 執之後以隱為錢塘令懼而受命因宴獻口號曰一箇
 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漫英雄鏐自是厚禮之僧貫休
 懷二子詩云二子依公子雞鳴狗盜徒青雲千里遠白
 髮一莖無風嚙潮聲惡天空角韻孤別離千萬里何以
 慰榮枯談錄錢塘武肅王不識文字然凡所言皆可
 律下忽一日雜役兵士於公署壁題之曰無了期無了
 期營基纔了又倉基由是部轄者皆怒王見而謂曰不
 必怒命羅隱從事續書之曰無了期無了期春衣纔了
 又冬衣卒伍見之於是怡然力役不復怨咨五代史
 補錢鏐封吳越國王後大興府署版築斤斧之聲晝夜
 不絕士卒怨嗟或有中夜潛用白土大書於門曰沒了
 期侵早起抵暮歸鏐一見欣然遽命書吏亦以白土書
 數字於其側曰沒了期春衣纔罷又冬衣時人以白土書
 輔自是怨嗟頓息矣北夢瑣言又屯難之世君子遭
 遇不幸往往有之唐進士章魯封與羅隱齊名皆浙中
 人頻舉不第聲采甚著錢尙父土豪崛起號錢塘八都

汨破董昌奄有杭越於是章羅二士繼其籠罩然其出
於草萊未諳事體重縣宰而輕郎官嘗曰某人非才只
堪作郎官不堪爲縣令卽可知也以章封爲表奏孔目
官章拒而見咎差羅隱宰錢塘皆畏死稟命章羅以之
爲恥錢公用之爲榮玉石俱焚吁可惜也或云章魯封
後典蘇州著章子三卷行於世羅隱爲中朝所重錢公
尋倍加欵官至給事中享壽考溫飽而卒咸淳臨安
志吳仁璧關右人中第入浙謁錢武肅殊禮之累辟入
幕堅辭不就以詩謝云東門上相好知音數盡臺前郭
隗金累重雖然容食椹力微無計報焚林敝貂不稱芙
蓉幕衰朽仍慚玳瑁簪十里溪光一山月可堪從此負
歸心武肅復遣人請撰羅城記仁璧堅不從武肅怒沉
於江吳景福二年拜鏐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五代
人惜之景福二年拜鏐鎮海軍節度使潤州刺史五代
景福中朝廷以李鋌爲浙江江西道鎮海軍節度使時孫
儒揚行密交亂淮海煙塵數千里鏐嘗率師以爲防捍
孫儒據宣州不敢侵江浙由是鏐動名日著久之李鋌
終不至治所朝廷以鏐爲鎮海軍節度仍移潤州軍額
于杭州爲治所又立威勝軍于越州董昌爲節度使
吳越備史九月制授王鎮海節度浙江江西道觀察處置

等使潤州刺史周寶蒞丹陽州人凡有期必曰待錢來
斯之應也蜀禪月大師休公嘗上詩曰今日再三難更
讓識辭唯道待錢來青箱雜記唐末丹陽民嘗戲語
曰待錢來及後錢鏐授鎮海軍節度浙江西道觀察處
置使潤州刺史遂據乾寧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有錢塘乃其應也吳越備史乾寧元年二月王命成及權蘇州刺史三月
制王自光祿大夫檢校司徒進充本道營田招討鹽鐵
制置發運等使夏五月勅遣中使劉延鉅特授王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越州

董昌反昌素愚不能決事臨民訟以骰子擲之而勝者
爲直妖人應智王溫巫韓媪等以妖言惑昌獻鳥獸爲
符瑞牙將倪德儒謂昌曰曩時謠言有羅平鳥主越人
禍福民間多圖其形禱祠之視王書名與圖類因出圖
以示昌昌大悅乃自稱皇帝國號羅平改元順天分其

兵爲兩軍中軍衣黃外軍衣白銘其衣曰歸義副使黃
竭切戒昌以爲不可昌大怒使人斬竭持其首至罵曰
此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肯作乃自求死邪投之圍

中

吳越備史二年春二月進封王開國公食邑一千戶

是月威勝軍節度使董昌僭稱皇帝建元順天國號
羅平年號或云天冊或云天聖皆非也江東羅謙議隱
撰吳越行營露布曰羅平者啟國之名順天者建元之
始又日以將門稱天冊之樓以會府爲宣室之地明矣
會稽錄董昌未僭前有山陰縣老人僞上言於昌曰
今大王善政及人願萬歲帝於越以福兆庶三十年前
已聞謠言正合今日故來獻其言曰欲識聖人姓千里
草青青欲知聖人名月從日上生昌得之大喜因讀曰
天命早已歸我我所爲大矣乃贈老人百縑仍免其征
賦先遣道士朱思遠立壇場候上帝忽一夕云天符降
於雨中碧紙朱文其文又不可識思遠言天命命於
董氏又有王守真者俗謂之王百藝極機巧初立生祠
彫刻形像塑纘官屬及設兵衛狀若鬼神皆百藝所爲

也妖僞之際悉由百藝幻惑所致昌每言我兔子上金
牀識我也我卯生來年歲在卯二月二日亦卯卽卯年
卯月卯日仍當是卯時萬世之業利在於此乾寧二年
二月二日率軍俗數萬人僭袞冕儀衛登子城門樓赦
境內改僞號羅平國年號天冊自稱聖人及令官屬將
校等皆呼聖人萬歲俯而言曰云云詞畢復欲舞韶昌
乃連聲止之卿道得許多言語歷得朕頭疼也緣昌乃
土人所製天冠稍重故有此言時人聞之皆大笑昌乃
以書告鏐鏐以昌反狀聞昭宗下詔削昌官爵封鏐彭
域郡王浙江東道招討使吳越備史昌以書告王其稱
天理國之師王得之召賓吏以議曰董氏昔吾鄉里也
今吾鄰藩也其豐功茂績崇名厚祿又吾所以贊成也
今採聽妖妄遂圖僭亂吾受朝廷將相當徵兵以討之
然惡跡方所庶或能改吾先馳書以勉之救其覆族之
禍衆悉稱善乃遣賓屬沈滂率將吏數百人移書以諫
之曰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作塗炭不若開
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無憂也及今悛悔尚可及矣昌
竟不聽王乃表聞之仍又親率兵至迎恩門望樓再拜

且諭曰大王奄有數州位兼將相非不貴矣非不富矣
一旦顛倒兵柄改易臣節自貽伊戚禍不旋踵今率諸
州兵至城下以俟大王改過苟不見聽則天子赫怒羽
林黃頭濟江而至曩大王之城非唯大王有累卵之危
實鄉黨生靈皆歸鼎爨矣禍福之道唯大王擇之昌於
是送搞師錢二億萬仍執妖人應智王温巫姬阿韓揅
吏吳瑤秦昌裕至軍門且言待罪於天子王遂誅應智
等而還復表其事時越州都指揮使馬綽指揮使駱團
出降俄而詔王討昌又勅遣使高品李重密來勞我師
仍削奪董昌祿爵詔曰夫雷霆霜雪上天降以成物明
賞飭法哲王垂以理人是則陽春不可以獨爲歲功仁
恕大寶奉祖宗之丕訓荷天地之其在茲乎朕以眇躬祗
膺大寶遜于志者既求諸道逆于心者必本於情苟懲戒
無怠遜于志者既求諸道逆于心者必本於情苟懲戒
之不明懼典章之斯廢威勝軍節度使隴西郡王董昌
出於行伍屬遇艱難權握兵戎位崇將相器纒盈而自
覆鼎必折而遂傾因憑生祠輒有狂計假陳妖異惑亂
邪巫鼓噪危樓爲建國不思理代徒生犬吠之音欲
就叢禍妄舉孤鳴之兆賴浙西節度使錢錫與諸司等
皆忠誠憤激壯節堅高始以逆順之理飛章諭之而不

悟次以攻伐之謀盟約脅之而不回至於率兵直以靡
壘雖復假言幻惑止遏兇邪終爲閉壁偷安不便束身
歸罪是其陰詐猶欲張皇魚戲鼎而雖亦可哀蜉拒轍
而終爲不率天討有罪鬼得而誅其董昌在身官爵並
皆削奪仍委爾進兵攻討越州城士庶且多寧無勇敢
之徒善以功名自許如有梟戮生擒董昌者授以三品
正員賞錢一萬貫如先有官者超三資酬獎如或是董
昌威制會助妖謀幡然改圖轉禍爲福有所自効者罪
並不問賞則與之於戲惡殺好生君人令德仗順伐逆
武夫令獻鳴鼓而攻旣非獲已奮戈而起亦宜慎諸勿
發勿焚無誤無失罔俾觀聽謂我蹟武而勤兵也夏四
月辛卯蘇州雨雪乙巳皇考太師薨六月制授王檢校
太傅封彭城郡王兼浙江東道
招討制置兩浙鹽鐵發運等使
鏐曰董氏于吾有恩不
可遽伐乃以兵三萬屯迎恩門遣其客沈滂諭昌使改
過昌以錢二百萬犒軍執應智等送軍中自請待罪鏐
乃還兵昌復拒命遣其將陳郁崔温等屯香嚴石侯乞

兵于楊行密行密遣安仁義救昌鏐遣顧全武攻昌斬
崔溫昌所用諸將徐珣湯白袁邠等皆庸人不知兵遇
全武輒敗昌兄子真驍勇善戰全武等攻之逾年不能
克真與其裨將刺羽有隙刺羽譖之昌殺真兵乃敗全
武執昌歸杭州行至西小江昌顧其左右曰吾與錢公
俱起鄉里吾嘗爲大將今何面目復見之乎左右相對

泣下因瞋目大呼投水死

吳越備史是月王起師討董昌董昌求援於淮帥楊行密

行密遣將臺濛等圍姑蘇以應昌冬十月行密又遣安仁義田頴等攻我鎮成昌遣裨將陳郁鍾福率黨屯於香嚴寺又遣李蕙崔溫屯於石侯王命武勇都知兵馬使顧全武馬步軍都知兵馬使王球率兵往逐之遂戮李蕙崔溫等未幾昌復構湖州刺史李師悅率兵四千餘人侵我封境又遣徐淑困我嘉禾王命內衙都虞

球等擊之仍遣婺州兵及諸鎮兵以應之陳郁率其黨千餘人來降夏四月我師執袁邠及偏將潘薦等凡二千餘人王以朱威復爲永安鎮使是月辛巳董昌親閱戰城而楚武王馬某始有湖湘地五月辛巳董昌親閱戰於五雲門仍懸玉帛以誘我師顧全武許再思等奮擊中之其黨大敗昌愕視而退至是始懼自去其帝號初城中有言王師雄壯強盛者輒怒而斬之有言王師疲糧絕者則喜而賞之於是親閱我師奮擊始大懼而退次日王命分兵進攻以顧全武充諸軍都虞候東面都知兵馬使與指揮使孟寶等攻五雲門陳章充右副指揮使揮使與蔣璠等攻亭山及申光門陳章充右副指揮使與錢顏攻關子門許再思充馬軍都虞候北面都知兵馬使攻昌安門駱團充四面都指揮使攻迎恩門是月癸未越城將拔而臺濛等陷我姑蘇刺史成及被執王乃召全武議將分兵西陵以備北寇全武上言曰賊之根本繫於甌越豈以失一姑蘇而遂緩天討願先拔越城然後復茂苑王從之乙未董昌猶據牙城拒之王紿昌曰奉詔令大王致仕歸臨安昌乃送牌印而出顧全武遣上武勇都監使吳璋執昌至而斬之越州平王命散府庫金帛以賞將士開倉廩以賑貧乏又斬僞宰相

李邈、蔣瓌等十餘人，以下脅從者，悉宥之。又董昌、臨安人也，始爲土團軍，破山賊有功，爲石鏡鎮將，尋遷杭州。平劉漢，宏復除越州，其始起餘杭，泊領越，頗有廉儉之度。累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封隴西郡王。時屬京師喪亂，文籍多亡，越州有裴氏書樓，昌悉取其書，以貢授諸道採訪圖籍使。旣恣爲淫虐，凡按罪人，無輕重，枉直必命骰子使之對，直擲勝者宥之，否則殺之，而案牘不復參決。但一槩誅戮，而越州有白樓門，卽殺戮之所，地爲之殷，守門者嘗夜聞鬼哭，凡軍中制度多所改易。隸中軍者，衣黃布背印，威儀二字隸外軍，衣白布字號如之，凡所器玩無大小，皆號以元字。軍中文，其臂者亦如之，識者以爲元者，錢之文也。皆當歸錢氏。昌建生祠，諸軍置土馬，有誑馬嘶發汗者，畢被賞。又立將吏木偶，悉用長釘以釘其足，日更三二百，年免有顛踣。末年，盈滿遂圖僭亂，故妖人應智等，竟以幻惑進。愚民俗吏，致龜魚符印者，日以百數。又集無賴之徒，皆斷腕截耳，號曰感恩都，以備腹心。及議立國號，有客使倪德儒語昌曰：「中和辰巳間，越中嘗有聖經云：『有羅平鳥主，越人禍福，敬則福，慢則禍。』於是民間悉圖其形，以禱之。今觀大王署名與當時鳥狀相類，乃圖示昌。」昌

欣然遂以爲號僭立之際年月日時皆用卯從妖言也
或云古讖書云江東岸上重日生昌以名應之故悉用
卯以符日出之義初昌議立召會稽令吳錄錄曰大王
不爲真諸侯以傳子孫欲爲假天子以取滅亡也昌族
誅之山陰令張遂曰浙東雖領六州大王稱帝彼不從
徒守孤城爲天下笑昌又殺之節度副使黃暘惡其惑
亂屢諫暘家奴有致印於昌者暘將殺奴遂投昌昌
匿之暘乃密致書於管權官李洎有順天將期一統其
如之何以愚計之針豈爲稍耶之句有竊其書送昌昌
集召議之暘曰今王室雖衰天未厭大王與於畎畝
受朝廷厚恩位兼將相富貴極矣奈何一旦忽爲滅族
之計昌詬之曰爾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能待先求
死耶遂斬暘首投諸廁中仍族誅之而李洎亦遇害自
王師攻討而遷延未克者以其姪真小得衆志耳俄而
真與裨將刺羽不和譖于昌而殺之衆由是解體蓋作
亂天寶所廢然也自前年仲冬不雨至是日乃雨前此
以昌暴虐所致也 會稽錄初董昌未敗前有狂人於
越中旗亭容舍多題詩四句曰日草重生悠悠傍素
城諸侯逐白兔夏滿鏡湖平初人不曉其詞及昌敗方
悟草重董氏日日昌字素城越城隋越國公楊素所築

也諸侯者猴乃錢鏐申生屬也白兔昌昭宗以宰相王

溥鎮越州溥請授鏐乃改威勝軍爲鎮東軍拜鏐鎮海

鎮東軍節度使

文苑英華授錢鏐越州節度使制門下

登壇命帥俾宣力於四方暢毅戎車付
機權於十乘鎮於列土委茲誠臣所以功著者寄崇勞
大者賞厚由是將膺兼領迭擁戎旌爰稽至公遂行殊
渥某官凌霜勁節盜匪奇鋒功成不居卑以自牧鍾山
西之秀氣將稟威稜讀圯上之素書洞知韜略名齊飛
將績茂冠軍自撫藩條綽聞政理法去滋彰之弊人稱
勞徠之安蔚然風聲遠陳諺詠昨者董昌輒生狂逆顯
負思榮旣署官僚復更正朔自稔貫盈之罪敢憑城社
之安謂天網之可逃宜有土之共棄悖慢之狀遠邇咸
知鏐於此時獨奮忠節掃穢槍之巨稜清泠氣以無遺
爰整干戈竟開城墨捷書上獻殊庸卓然且思勸善之
文遂舉疇庸之命是用益其疆土盛彼旌旄增鏡水之
名封兼金陵之奧壤合此重寄殷爲大藩風烟載嚴控
制甚廣允暢萬夫之望彌張列郡之雄我所報功斯謂
極寵爾當勿私彼教每務謐寧偃戢兵戈拊循凋弊動

體安人之本自成樂土之風獎任益崇鎮臨攸重勉承明訓德惟欽哉加檢校太尉中書

令賜鐵券恕九死鏐如越州受命還治錢塘號越州爲

東府五代史昌漸騎貴自言身應符讖又爲祇人王百

大聖僞命鏐爲兩浙都將鏐不受命以狀聞唐昭宗命

鏐討昌乾寧四年鏐率浙西將士破越州擒昌以獻朝

廷嘉其功賜鏐鐵券又除宰相臣王溥爲威勝軍節度使

而兩浙士庶拜章請以鏐兼抗越二鎮朝廷不能制因

而授之改威勝軍爲鎮東鏐乃兼鎮海鎮東兩藩節制

鏐旣兼兩鎮精兵三萬而揚行密連歲興戎攻蘇湖潤

等州欲兼并兩浙累爲鏐所敗亦爲行密侵盜數州而

鏐所部止一十三州而已玉海歷代年號大聖董昌

吳越備史八月勅授王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加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賞平越之功也仍遣供奉官竄全道賜王旌節又遣中使韓葵範來宣諭將授王越州王固讓遂除宰相王溥出鎮越州溥以王有大勳宜當所授復固請辭冬十月勅改越州威勝軍爲鎮東軍授王領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是月安仁義由南蕩率餘黨

攻東陽刺史王壇堅壁自固四年六月己酉王如東府授鎮東節鉞先是勅命到時王謂衆曰淮寇未殄吾不敢奉命至是方行秋七月庚寅王至自東府命顧全武率師復姑蘇八月我師屯崑山旣而勅王起復加食邑一千戶又遣中使焦楚鎧齋鐵券至容齋三筆錢武肅在鎮牒鍾廷翰攝安吉主簿云勅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牒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鍾延翰牒奉處分前件官儒素脩身早昇官緒寓居善水累厯星霜克循廉謹之規備顯溫恭之道今者願求錄用特議掄才安吉屬城印曹闕吏俾期差攝勉效公方倘聞佐理之能故牒貞明二年三月日牒後銜云使尚父尚書令吳越王押此牒今藏於王順伯家其字畫端嚴有法其文則掌書記所撰殊爲不工但印記不存矣謂主簿爲印曹亦佳羅隱鎮海軍使院記惟天子建國必惟九牧旣序區分局署兩漢三公府有掾屬魏晉而降則置行臺若魏以秦王儀鎮中都高齊以辛術監治東徐州事皆行臺之任也其官屬則令僕以至於尚書丞郎唐制由行臺而置採訪使殆今節制之始也鎮海軍舊治京口大丞相以錢塘之衆東提漢宏西鐵逆朗天子不欲易其土故自符竹四命然後移軍於錢塘生物以宜租

賦以便斥去舊址廣以新規廓開闢閣拔起階級俾幢
節之氣色貌武之出入得以周旋焉庚申年始闢大廳
之西南隅以爲賓從宴息之所左界飛樓右劇嚴城地
聳勢峻面約背敞肥楹巨棟問架相稱雕煥之下朱紫
苒苒非若越之今而潤之舊也疆場之事則議之於斯
聘好之禮則接之於斯生民之疾痛則啟之於斯軍旅
之賞罰則參之於斯非徒以酒食駢羅而語言嘲諛者
也其府屬以下或入都舊將或從公於征或稟之於朝
廷或拔之於鄉里故天子用清宮傳道之選以佐之輟
教民論道之任以副之其餘省秩卿曹職領相次自我
朝藩服官屬之盛無加也噫大丞相之勳德旣藏之天
府而攀鱗附翼者非鐫刻樂石其可久乎是年冬十月
始命觀察判官羅隱爲記古今詩話唐昭宗以錢武
肅平董昌功拜鎮東軍節度使自稱吳越國王貫休投
詩曰貴逼身來不自由幾年勤苦蹈林邱滿堂花醉三
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
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閣豈美當時萬戶侯武肅愛其詩
遣諭令改爲四十州乃相見答曰州亦難添詩亦難
改閑雲孤鶴何天不可飛遂入蜀以詩投孟知祥云一
瓶一鉢垂垂老千水千山得得來北夢瑣言錢尙父

始殺董昌奄有兩浙得行其志士人恥之吳侍郎越州
蕭山縣人舉進士場中甚有聲采屢遭維繫不遂觀光
乃脫身西上將及蘇臺界回顧有紫綬者二人追之吳
謂必遭籠罩須臾紫綬者殊不相顧促遽前去至一津
渡喚船命吳共濟比達岸杳然失之由是獲免爾後策
名升朝是知分定者必有神明助之楓窗小牘余向
從汴中得見錢武肅王鐵券其文曰維乾寧四年歲次
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杏爾鎮海鎮東
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
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
中書令持節潤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
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鄧隲之勳言垂漢典
載孔悝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崇勳古今一致頃者
董昌僭偽爲昏鏡水狂謀惡貫涿染齊人而爾披攘兇
渠盪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祲清
其化也疲羸泰拯於粵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
成金湯之固政有經矣志獎王室績冠侯藩溢於旂常
流在丹素雖鍾繇刊五熟之釜寶憲勒燕然之山未足
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版申以誓詞長河有似帶
之期秦華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

使卿長襲寵柴克保富貴卿怒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
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唯欽哉宜付史館頒示
天下賁券中使則焦楚鎧也昭勳錄王築捍海塘怒
潮急湍版築不就乃採山陽之竹法矢人造爲箭三干
隻羽以鴻鷺之羽飾以丹朱鍊剛火之鐵爲鏃命強弩
五百人以射潮頭人用六隻每潮一至射以一隻射及
五隻潮乃退東趨西陵餘箭埋於候潮通江門濱鎮以
鐵幢誓云鐵壞此箭出又以大竹破之爲籠長數十丈
中實巨石取羅山大木長數丈植之橫爲塘依匠人爲
防之制又以木立於水際去岸二九尺立九木作六重
象易旣未濟卦由是潮不能攻沙土漸潰岸益固也
傳載略武肅王天祐丙寅思欲拓捍海塘先是江心有
石卽秦望山脚橫截波濤中出崔嵬然時商旅船到此
輒爲風濤所困而傾覆遂呼此爲羅刹石我國八月旣
望必迎潮設祭必動樂鼓舞於上尋命更呼鎮江石開
平已來沙漲遂作木蘭圍頂今祭江亭是也又武肅
王欲於錢塘江捍滙苦於怒濤所擊遂構思爲下沉之
計而江濤明日愈攻西陵王憤發於豐雪樓架三千弓
弩射之朝頭爲之欽去便命下石籠樹巨木其塘遂成
錢塘遺事五代錢王射潮箭在臨安府候潮門左手

數步昔江湖每衝擊城下錢氏以壯士數百人候潮之
至以強弩射之由此潮頭退避後遂以鐵鑄成箭樣其
大如拆作亭泥路之傍埋箭亭中出土外猶七尺許以
示鎮壓之義然潮汛之來常失故道臨安府置一司名
脩江司馬楓窗小牘杭州江隄築自梁開平四年八
月時錢氏始伯武肅王以候潮通江二門之外潮水衝
齧版築不就命強弩數百射之潮水爲避擊西陵遂以
竹籠石植大木圍之後山談叢錢塘江邊土惡不能
隄錢氏以薪爲之水至輒潰隨補其處日取於民家出
束薪民以爲苦羅隱東安鎮新築羅城記天下自懿
考僖皇之後綱領不振卽以龐勛觶卑於前王仙芝踐
踏於後尋乃黃巢大掠於京城所以齊寇攘臂一噪四
海瓦解自爾枝牽蔓引耳聞口吹其或一壘之不謹一
板之不嚴則剗剔之不堪雖十室之邑三戶之鄉必壁
塹以備之籬落以抗之況大藩之襟帶吾土之翳倚者
乎抗之外郡舊有八都之目其所以破山偷旌八將之
功所致也而東安主領太師杜公尋以擒逆賊薛朗於
京口破丁從實於毗陵天子寵之拜常州刺史遂屬其
兵於子弟焉撫於內者曰建思禦於外而弭寇摧凶者
曰建徽經度於季孟之間者曰建威泊太師解印而歸

淮叛亂逾連壓封部元師大丞相彭城王始授君以板
築之要濠塹之廣竊地理之橫亘皆取則於丞相之日
日鳩其民人相其險易惟師有令衆克從之二日命其將
其資費卜其力用經之營之厥盡惟稟三之日命其將
李可球胡僅等曰汝常從役於杭必然議大丞相意善
匠事勿令不如丞相指揮曰汝工曰溫汝率鋒令等
二十一將翼俾以進曰鄧洎儼汝督防遏備禦二都之
士卒以介于汝之咎起大順辛亥年秋七月壬戌訖于
若有墜惟汝之咎起大順辛亥年秋七月壬戌訖于
年夏四月庚寅蟠東臺西離連坎接隆者就之窪者盈
之民不弛擔時不妨農夏五月淮南師犒羣帥于城下若
杵若舂者皆與焉不三四年淮南師犒羣帥于城下若
盜豕突劔衛擾我疆境而東安尤爲其所忌行密滅安
仁義之精銳分田頽陶雅金威之敢勇以攻東安城樓
櫓翔空矢石交迸翊日我軍憑其城斃賊將於城下者
其數盈千濠塞塹堙自是羣寇不復有圖南之意是知
人非城則無以爲捍城非人則無以自固不有城也人
何以安不有將也城何以堅於是紫溪竄堡火口建寧
下守靜江無將奔我而活者四鎮之生聚焉噫天下之
無事也吾鄉則有河間凌準宗一濮陽吳降下袁

不約還朴以文學進天下之有事也吾鄉則有太師建
徽伯仲及諸將佐以武藝稱宣文武之柄倚伏而然也
抑江山稟受與時消息者乎隱亦嘗以先師之道干名
貢府進取未半九鼎羹沸文旣不用武非所習今則老
矣高謝三軍太師以鑄金勒石徵不敢堅遜乾寧五年
六月二十一日記 吳越備史五年秋七月勅授王檢
校太師賜定亂安國功臣冬十月勅王兼兩浙安撫使
加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閏十月有婺州王壇抗命
伐之師 光化元年移鎮海軍于杭州加鏐檢校太師改

鏐鄉里曰廣義鄉勳貴里鏐素所居營曰衣錦營吳越備史

光化二年二月勅遣高品周道安改王本縣石鏡鄉爲廣義鄉臨水里爲勳貴里所居安衆營爲衣錦營仍賜兩浙行軍司馬杜稜以下一百二十人並號贊忠去僞功臣 婺州刺史王壇叛附于

淮南楊行密遣將康儒應壇因攻睦州鏐遣其弟鉢敗

儒于軒渚壇奔宣州昭宗詔鏐圖形凌烟閣升衣錦營

爲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

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

錦將軍

吳越備史三月婺州王壇求救於淮南夏四月

來東陽王命副指揮使方密羅聚等濟師於婺州及蘭

溪義烏等縣三年春正月淮將康儒徐從臯等復攻婺

州王遣從弟錄率師討之三月我師大敗賊徒於軒渚

遂絕其糧康儒等由清溪而遁夏五月勅遣中使王金

峯賚詔封王爲南康王加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王

表陳讓九月王壇奔宣城壇本孫儒隊將儒敗率其黨

三千奔睦州陳晟頗疑之處於外城未幾壇將降黨

與三河鎮將陳嚴攻婺州婺州刺史蔣瓌奔會稽壇遂

有其地至是而壇奔宣城冬十月勅遣中使取王形圖

於凌烟閣王命寫容以進天福元年二月王親巡衣錦

營大會故老賓客山林樹木皆覆以錦幄表衣錦之榮

也命指揮使陳章爲衢州制置使夏四月丁丑王親巡

東府五月勅授王守侍中進封彭城王加食邑一千戶

實封一百戶仍升王所居衣錦營爲衣錦城封石鏡山

爲衣錦山大官山爲功臣山遺史記閩錢鏐臨安人
里中有大木鏐幼時常戲其下後爲吳越國王宴父老
山林皆覆錦名其木衣錦將軍威淳臨安志太平鏐
宇記云山之東峯有石鏡徑二尺七寸其光如鏡錢鏐
幼時遊此顧其形服冕旒如王者狀其後昭宗改鏐所
居營曰衣錦營尋又升爲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
錦其幼所嘗戲大木曰錦衣將軍東坡題將軍木云阿
堅澤畔菰蒲節元德牆頭羽葆桑不會世問閒草木與
人何事管與亡石照云山雞舞破半巖雲菱葉開殘野
水春應笑武都山下土枉教明月殉佳人金章王竹寮
執禮賦將軍木云脫急會聞匿異人論功僅得號將軍長
封爲將軍木云脫急會聞匿異人論功僅得號將軍長
身已逐雲烟去賴有孫枝記舊勳又落星二石吳越
王錢氏號壽星寶石山後改爲匡石山羅隱封石記云
或聳秀而層排巨石或岩巖而朝挹衆山按祥符志定
業院山與巨石山雖相連而相去甚遠有二石甌山未
詳錢鏐天柱觀記天柱觀者因山爲名按傳記所載
皆云天有八柱其三在中國一在舒州一在壽陽泊今
在餘杭者皆是也又按道經云天地之內有十大洞天
有三十六小洞天如國家之有藩府郡縣遞相稟屬其

洞天之內自有日月分精金堂玉室仙官主領考校災
祥今天柱山即真誥所謂大滌洞天者也內有隧道暗
通華陽林屋皆乘風馭景倏忽往來羣真杳冥非世俗
所測而況大江之南地兼吳越其峯巒西接兩天眼之
龍源次連石鏡之嵐岫東枕浙江之迢派可謂水清山
秀兼通大海及諸國往還此外又有東天目西天目及
天竺之號得非抗蒼崖於穹昊聳絕壑於雲霄立天爲
名以標奇特耶若乃登高遠望則千巖萬壑金碧堆疊
龍盤虎踞靈粹滋孕代生異人非山秀地靈之所鍾襲
其孰能與於此乎就中天柱風清氣和土腴泉潔神蛇
不螫猛獸能馴自漢武帝酷好神仙標顯靈迹乃於洞
口建立宮壇歷代祈禳悉在此處東晉有郭文舉先生
得飛化之道隱居此山羣虎來柔史籍所載乃於蝸廬
之次手植三松虬偃鳳翔蒼翠千載今殿前者是也泊
大唐創業以元皇帝爲祖宗尚元風恢張道本
皇大帝握圖御宇授錄探符則有潘先生宏演真源搜
訪神境宏道元年奉勅創置天柱觀焉仍以四維之中
壁封干步禁彼樵採爲長生之林中宗皇帝乃葉繼昌
元關愈闢特賜觀莊所以給香燈於是臺殿乃似裼幽
工廊檻而皆疑化出星壇月砌具體而微則有披裼幽

人椽梧高士挹澄泉之味息青蘿之陰葉天師法善朱
法師君緒吳天師筠暨天師齊物表骨騰金鎖名冠瑤編
天師子雲皆繼踵雲根棲神物之侶金錯標宇翠珉流芳昭
出爲帝王之師歸作神仙之侶金錯標宇翠珉流芳昭
析具存不俟詳錄其餘三泉合派雙石開扉藥圃新池
古壇書閣各有題品足爲耿光鏐此際蒙聖朝疊安藩
閭縮閭間之封略統勾踐之山河寵極蕭曹榮兼渾郭
緬懷斯地實邇維桑素仰眞風備詳前事但以此觀創
置之始本對南方後有朱法師相度地形改爲北向雖
依山勢偏側洞門其洞首陰背陽作道宮而不可致左
右尚巖與地勢以相違背洞門而不順百靈使清泉却
侵白虎致使觀中寥落難住賢能皆爲尊殿背水激衝
之所致也乾寧二年鏐因歷覽山源周遊洞府思報列
聖九重之至德兼立三軍百姓之福庭于是齋醮之餘
徧尋地理觀其尊殿基勢全無起發之由致道流困窮
二時而不辨香燭竟歲而全無醮閱遂抗疏表上聞聖
聰請上清道士閭邱方遠與道衆三十餘人主張教跡
每年春秋四季爲國焚脩鐔特與荆建殿堂兼移基地
山勢有三峯兩乳兼許邁先生丹竈遺迹猶存遂乃添
低作平減高爲下改爲甲向是五音第一之方而乃添

培乳山却爲主素尋卽一二年內法主兩霑漏思道侶
益臻常住咸備青牛白鹿堪眠琪樹之陰絳節霓幢不
絕星壇之上得不因移山勢而再振元風者哉尋又續
發薦章奏閭邱君道業聖上以仙源演慶眞派流輝方
瑤水以遊神復華胥而入夢欲闡無爲之教欣聞有道
之士不尙寵榮在法橋勸善之門何妨顯赫其次畢法道
士鄭茂章生自神洲久棲名嶽三元八節齋醮俱來
幸揖方瞳常留化竹副妙有大師三契合負笈俱來
福旣薦於宗祧惠頗霑于軍俗尋發特表蒙鴻恩繼賜
紫衣焚脩於此其大殿之內塑天尊眞人龍虎二君侍
衛無闕其次別創上清精思院爲朝眞念道之方建堂
廚乃陳鼎擊鐘之所門廊房砌無不更新天風每觸於
庭除地籍時聞於牕戶兼爲親隸觀額以炫成功非矜
八體之能貴立永年之志妙有大師闓邱君靈芝稟異
皓鶴標奇誕德星躔披靈霓洞朝脩虔懇料戒精嚴實
紫府之表儀乃清都之輔弼加以降神之地卽舒州之
天柱山也遊方有志躡屣忘疲自生天柱之前駐脩天
柱之下察其符契信不徒然此乃脩崇實爲搜抉所謂
道無不在代有其人爰自開基至於功畢備仙家之勝

概暢聖祖之真風遂錄畫圖封章上進奉光化二年十
一月二十七日詔旨勅錢鏐省所奏進重脩天柱觀圖
一面事具悉我國家集慶仙源遊神道域普天之下靈
迹甚多然自兵革興居地多毀況茲幽邃豈假脩營
卿考輯圖經知列聖崇奉親臨勝概重葺仙居仍選清
愨之流虔備焚脩之禮冀承元貺來祐昌期豈惟觀好
事之方抑亦驗愛君之節旣承章奏披玩再三嘉歎無
己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懿夫地
出靈阜天開洞宮三皇之前真聖非一莫非乘虛躡景
出有入無雖或掛於傳聞不可知其名氏皆分洞天而
理卽大滌居其一焉天柱觀卽漢以來迄於唐室脩真
之士繼躡清塵當四方假擾之時見一境希夷之趣今
也仙宮嶽立高道雲屯六時而鐘磬無虛八節之脩齋
罔闕有以保國家之景祚福兩府之烝黎鏐今統吳越
之山河官超極品上奉宗社次及軍民莫不虔仰神靈
遵行大道時也聖明當代四海歸心忝蒙委以東南封
爵功臣兼頒金券家山衣錦兼兩道之油幢上承一人
倚注之恩次荷正直護持之力元至聖崇敬福生大
道眞科是無爲化致乃及身於此合刊貞天復二年封
石用俟後賢時光化二年七月十五日記

鏐越王

吳越備史二年夏四月制加王食邑一千戶

戶實封一百戶

保茲黎元惟王親諸侯所以建我藩屏蓋一人不能以

獨任故列辟布於四方自昔權輿匪今作備檢校大江

師守尚書侍中兼中書令上柱國彭城郡王錢鏐浙

孕靈天日鍾秀文足以安民定亂武足以佐理經邦屬

天步之維艱投筆而起憤皇靈之弗振枕戈不忘人方

效忠天未厭亂漢宏托金刀之讖董昌借越鳥之妖爾

獨憂僭偽之爭強共行天討雪朝廷之深憤自造地維

屢挫淮封式遏廣寇俾兩浙郡邑永保金湯之固屬部

人氏永享祚席之樂爾四國有西歸之望予一人無東

顧之憂也昔平王東遷庸依晉鄭典午南度允賴并涼

卿之封地朕在不蔽援番君之故事環勾踐之舊疆建

爾真王尹茲東夏於戲節制兩藩車徒萬乘有子奪死

生之權驕心易滿有人民社稷之奉侈心易生不存忠

義之心曷保功名之盛書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

不善則失之常厥德保厥位欽哉欽哉勿替朕命可進

討越王增食邑一千戶

實封一百戶餘如故

鏐巡衣錦城武勇右都指揮使

徐縮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叛焚掠城郭攻內城鏐子
傳瑛及其將馬綽陳爲等閉門拒之鏐歸至北郭門不
得入成及代鏐與縮戰斬首百餘級縮屯龍興寺鏐微
服踰城而入遣馬綽王榮杜建徽等分屯諸門使顧全
武備東府全武曰東府不足慮可慮者淮南爾縮急必
召淮兵淮兵至患不細矣楊公丈夫今以難告必能閔
我鏐以爲然全武曰獨行事必不濟請擇諸公子可行
者鏐曰吾嘗欲以元璠婚楊氏乃使隨全武如廣陵縮
果召田頴于宣州全武等至廣陵行密以女妻元璠亟
召頴還頴取鏐錢百萬質鏐子元瓘而歸

五代史天復中鏐大將許

再思徐縮叛引宣州節度使田頔謀襲杭州田頔等率
師掩至城下鏐激厲軍士一戰敗之生擒徐縮田頔遁
走將吳越備史秋七月王親巡衣錦城治溝洫八月丙
戌將還府城親饗將校右武勇都指揮使徐縮卽席將
謀不利惶懼辭以疾王惡之卽日命縮率所部先還次
日王發自衣錦城徐縮率兵已及府城焚掠郭郭左武
勇都指揮使許再思以兵迎縮同叛將及內城王子傳
瑛與三城都指揮再思告叛者王遂疾行時北郭城門以禦之
王次龍泉有馳來告叛者王遂疾行時北郭城門以禦之
潘長與徐縮遇斬首二百餘級縮退營於龍興寺王微
服至德勝門衙將周肅遣偏將鍾審以舟迎王王遂沿
江至內城東北登城而入城中莫有知者北門直更卒
憑鼓而寐王親斬之衆皆驚寤隨命都監使吳璋三城
指揮使馬綽守北門內城皆驚寤隨命都監使吳璋三城
杜建徽守南門又命指揮使顧全武率兵衛屯東府全
武上言曰東府不足往當詣邗溝何者縮必召田頔願
來淮南卽興師矣宜早圖之杜建徽言曰楊氏嘗由王
脫孫儒之難彼丈夫者豈不能報王耶請以難告王從
之命全武行全武曰獨行事必不濟請擇諸公子王曰
我嘗欲以元璪聘於楊氏汝當輔而行焉全武遂與同

往九月徐縮果召田頵於宣城頵先遣客吏何饒來致
意曰相公請大王東之越城虛府署以相待所貴兵不
血刃耳王復曰軍中叛亂何方無之爾相公自爲人長
反助其下作逆耶若須戰當徑來何用肆言爲旣而頵
至泊于北門以旗鼓自蔽王登城將與之語俾開旗鼓
頵不之答王注弩中其執旗者頵見王城中大鼓譟懼
退還營遷退于西北隅今清波門是也乃使其黨據營
以辱王亦注弩斃之頵伺夜復攻西北隅梯營而退十
一月頵復具舟楫將渡江絕西陵王命副指揮使盛造
朱郁大破之俄而楊行密遣使召頵曰爾不還師我當
以宣城授他人矣時行密使至頵營王城中莫有知其
意者王曰田頵悻而無機倘得密意必明言其可否王
乃使人往覘之頵迎行密來使於半道紅半道紅在北
郊舊植桃花之所凡數里並轡而行果與言及罷兵之
事覘者迴以共言聞皆如王所料旣而頵率徐縮許再
思歸宣城王命致犒師錢一百萬億以送之頵慮爲我
師所逐遂請質而去初王行至龍泉聞變召李咸占之
曰大王霸業方永但分野小災耳請勿爲慮不然大王
當有疾王曰寧我有疾豈宜害百姓耶王又召葉簡筮

之日賊無如我何王曰淮人將同惡乎簡曰淮人不來
宣城當濟賊冬方敗然宣城亦當敗於明年今不足慮
如期皆驗武勇都徐縮本孫儒之黨來降乾寧中王以
守禦功因備心膂前年錦城之役不用命王惡之及是
治溝洫遂叛夢溪筆談浙帥錢鏐時宣州叛卒五千
餘人送款錢納之以爲腹心時羅隱在其幕下屢諫以
謂敵國之人不可輕信浙帥不聽杭州新治城壘樓櫓
甚壯浙帥攜寮客盛觀之隱指却敵佯不曉曰設此何
用浙帥曰君豈不知欲備敵耶隱曰審如是何不向
裏設之浙帥大笑曰本欲拒敵設于內何用對曰以隱
所見正當設於內耳蓋指宣卒將爲敵也後浙帥巡衣
錦城武勇指揮徐縮許再思挾宜卒爲亂火青山鎮入
攻中城賴城中有備天祐元年封鏐吳王鏐建功臣堂
縮等尋敗幾于覆國

立碑紀功列賓佐將校名氏于碑陰者五百人唐進封

王制朕嗣登大寶統理萬方有推誠待人之心少撥亂
反正之略京畿叛亂宗廟震驚抹周公洛邑之謀定商
王遷殷之業當茲更始式表殊勳檢校太師守兼中書
令上柱國越王錢鏐一代偉人三朝元老定衰救亂素

存忠義之心濟世經邦夙擅英雄之志鄉兵一起義聲
四馳黃鉞初麾江表大定包茅時登平天府版籍浙江日夜
於有司日月塵昏牛女尋常拱北淮河鼎沸烈退可守
朝東用徙於越之封大畀勾踐之境爾其糾率侯服翼
戴中朝選將練兵務農積粟進可參桓文之烈退可守
吳越之區宰俾古人專美前史於戲夫差適顛沛之際
罔替尊周仲謀方爭攘之時猶知有漢况爾名德殿此
大邦必能宏濟艱難一匡天下予一人實有賴焉詩不
云乎幹不庭方以佐戎辟爾尙勉旃可徙封吳王加食
邑二千戶實封二百戶餘如故唐授錢鏐吳王冊文
皇帝若曰惟后法天以降命式協無私惟王體國以垂
功乃興厥後周裂宗盟之土漢分子弟之邦非劉式論
於諸儒同姓亦讓於太史疇庸懋賞是日能君顧茲眇
躬寶屬多難允賴元勳廓清寰宇憫予怠荒保我不嗣
舉同心協力者無虛日推秘略宏謀者無間時俾列疏
封以昭勳績况江山右地吳越名區百雉則前朝舊都
會稽則夏后遺地宜旌社上以統藩維咨爾檢校太師
守侍中兼中書令上柱國錢鏐大昂流精維嵩孕社萃
東南秀異之氣鍾文武英略之資奮茲不羣卓爾有立
自總戎二紀作奠兩藩崇名輝於廟堂茂績策於盟府

處股肱執政之寄服貂璫清道之榮行必求人動無任
已勝殘務理經遠詢謀不怙貴以專刑不矜能而肆志
深厚廓公侯之度剛明執忠孝之銳卒勇且知方育幼與
化被鄰封而垂訓以百當千之鏡卒勇且知方育幼與
老之編氓恭而好禮負戡難濟時之術蘊天資神授之
機而設燎探微築臺請益詩盈鼓篋傳癖橫經比飯均
羹席上盡雕龍之客投醪散庫營中皆搏虎之人勁節
貫於雪霜至誠格於天地頃者浙人蟻市稱霸蚊雷振
妖爾則統仗順之師整爭先之旅颯馳勇敢冰泮渠魁
書於鼎彝煥若縑素近則淮人遺孽僮僧無君拒抗王
師邀截貢賦竊據州縣斷絕梯航先皇上賓之時不展
號弓之慕羣后咸秩之日莫申執幣之儀神人共憤其
侵陵華夏爭誅其干犯爾則痛主辱以疾首冀師貞以
適志共粉巨盜之骨必堪元兇之類是用金璽昭德彤
弓報功示王澤之非濫表臣勳之益崇麟符出征驚冕
專祭慎爾脩之克有終也今遣使臣中大夫上柱國王
鉅副使朝議郎裴筠冊爾爲吳王於戲加王爵之極號
標封建之殊名往盡乃心永服徵命吳越備史天祐
二年十一月王命建功臣堂於府門之西樹碑紀功仍
列賓寮將校賜功臣名字於碑陰凡五百人唐會要

天祐三年十月兩浙節度使錢鏐請於本鎮立三代私廟從之傳載略湖州自李師悅薨後高彥為代天祐丙寅卒武肅王以其子澧嗣之澧性粗暴括諸縣民戶三丁抽一立都額為三丁軍因人言三丁軍鄉圖及澧召聚一時斬戮初州南有漁人採捕至一高塘蘆葦夾道漁者捨舟行百餘步見一大吉宅登堂見一人頭荷鐵爐炎然火起呼漁人曰汝勿奔走寄語澧吾是黃巢天武誅戮天下為不入湖州藉汝之手速殺之黃四

年升衣錦城為安國衣錦軍吳越備史四年春三月勅

王命文穆梁太祖卽位封鏐吳越王五代會要開平元

王討温州梁授錢鏐吳越王冊文皇帝若

度使錢鏐為吳越王日乃者有唐告終王政日素婦寺亂常於內沙陀犯順

於外列鎮張膽而相攻大臣捫心而無措惟忘家族邊

恤朝廷朕起自兵戎歷階節度憂皇天之不弔閔黎庶

之倒懸誓眾興師為民請命東征西怨共後我后來蘇

簞食壺漿咸若厥角墜地竟以數州之力大剪諸國之

鋒戾試諸艱遂叨九錫稽舜禹之禪法隋唐之勅天步

未艱人情習亂因商民之思紂喉桀犬以吠堯職其不

共何所不至。杏爾上往國吳越王錢鏐山川毓秀二五
儲精以不世出之才行大有爲之主納交伯府翼戴中
朝靖淮甸之邪氛不得紊我王氣斬羅平之妖鳥不得
鳴我王郊迨乎受禪之初首遣宣諭之使頗知天命不
效狂謀匪兼二國之封曷獎尊王之義今遣使金紫光
祿大夫尚書上柱國姚洎使副尚書禮部主客員外羅
衰持節備禮胙土分茅冊爾爲吳越國王嗚呼車徒萬
乘何戎狄之不可膺節制三方何強梁之不可伏劓百
粵夏后駐蹕之地三吳太伯肇封之疆勾踐用之以親
周夫差因之而加晉方賴率三軍而挺荆楚糾列國以
平淮戎允爲東海屏藩永保中原重鎮毋姑兼淮南節
息以敗事毋誇大以墮功欽哉其聽朕命

度使客有勸鏐拒梁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爲孫仲謀邪

遂受之太祖嘗問吳越進奏吏曰錢鏐平生有所好乎

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眞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

打球御馬十匹賜之

五代會要梁開平元年九月封鏐東軍神祠爲崇福侯從兩浙奏也

唐帝為濟陰王勅遣左金吾衛大將軍石彥辭刑部郎中薛昭序來宣諭初梁室受禪有勸王拒之者王笑曰古人有言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吾豈失為孫仲謀耶遂受之五月勅遣右金吾衛大將軍安崇隱進封王為吳越王增食邑二千戶實封三百戶仍賜號啟聖匡運同德功臣初節度判官羅隱勸王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為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王以隱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八月勅授王兼淮南節度揚州大都督淮南四面招討制置使 王 兼 野 錄 開 平 元 年 梁 太 祖 卽 位 封 錢 武 肅 鏐 為 吳 越 王 時 有 諷 錢 拒 其 命 者 錢 笑 曰 吾 豈 失 為 一 孫 仲 謀 耶 拜 受 之 改 其 鄉 曰 臨 安 縣 為 衣 錦 軍 是 年 省 塗 壘 延 故 老 旌 鉞 擊 吹 振 耀 山 谷 自 游 釣 之 所 盡 蒙 以 錦 繡 或 木 石 至 有 封 官 爵 者 舊 買 鹽 肩 擔 亦 裁 錦 韜 之 一 鄰 媪 九 十 餘 攜 壺 漿 角 黍 迎 於 道 鏐 下 車 亟 拜 媪 撫 其 背 猶 以 小 字 呼 之 曰 錢 婆 留 喜 汝 長 成 蓋 初 生 時 光 恠 滿 室 父 懼 將 沉 於 了 溪 此 媪 酷 留 之 遂 字 焉 為 牛 酒 大 陳 鄉 飲 別 張 蜀 錦 為 廣 幄 以 飲 鄉 婦 凡 男 女 八 十 已 上 金 博 百 歲 已 上 玉 樽 時 黃 髮 飲 玉 者 尚 不 減 十 餘 人 鏐 起

執爵於席自唱還鄉歌以娛賓日三節還鄉今掛錦衣
吳越一王駟馬歸臨安道上列旌旗碧天明今愛日
輝父老遠近來相隨家山鄉眷今會時稀斗牛光起今
天無欺時父老雖聞歌進酒都不之曉武肅覺其歡意
不甚淡洽再飲高揭吳喉唱山歌以見意詞曰你輩見
儂底歡喜別是一般滋味子永在我儂心子裏歌闋合
聲府贊叫笑振席歡感閭里今山民尚有能歌者重
脩牆隍神廟兼奏進封崇福侯記若夫冥陽共理之規
人神相贊之道傳於史冊今昔同符切以浙東地號奧
區古之越國當舟車輻湊之會是江湖衝要之津自隋
未移築子牆用遷公署據隊龍之高阜雄傑穹崇對鏡
水之清波風烟爽朗緬維深固宜叶真扶故唐右衛將
軍總管龐公諱玉頃握圭符首臨戎政披榛建府吐哺
綏民仁施則冬日均和威肅則秋霜布令榆牖愛戴黔
庶詞謠尋而罷市興嗟餘芳不泯衆情追仰共立嚴祠
鎮百雉之崗巒宰軍民之禍福殿堂隆邃儀衛精嚴式
備如在之儀仰託儲靈之蔭往載疊生劉氏妖起羅平
予躬稟睿謀恭行天討數年環甲兩復越牆皆資胥蠻
之功以就戡平之業特爲重增儀像嚴潔牲牢邇來四
野無塵重門罷柝丁卯歲揚旌東渡巡撫軍民躬奠椒

漿日瞻靈像每暢吳風越俗共歌道秦人安昔爲兩鎮
之疆今作一家之慶遂馳箋表請降封崇所冀朝恩與
漢牧齊標美稱共秦繡對聳尋蒙天澤果賜允俞頒崇
福之嘉名昇五等之尊爵其所奉勅命具列如左勅鎮
東軍精隍神麗玉前朝名將劇郡良材頃因剖竹之辰
實有披榛之績勅脩府署綏緝吏民豈獨遺愛在人抑
亦垂名終古況錢鏐任隆三鎮功顯十臣能求福而不
回致效靈而必應願加懿號以表冥符宜旌岌業之功
用顯優隆之澤宜賜號崇福侯仍付所司牒至准勅者
噫乎人惟神祐神實人依爰自始建金湯肅陳祠宇奠
茲中壘三百來年雖享非馨未登列爵今則他予佐國
連統藩維改吳越之雙封爲東南之盟主況遇金行應
錄梁德克昌道旣泰於君臣澤遂加於幽顯復申奏薦
遽降徽章今則象軸煥新龍綸遠至表勳名於萬代昭
靈感於千秋因當永荷皇私長垂幽贊保我藩宣之地
遐清災沴之源共泰斯民永安吾土烜矣赫矣永作輝
華今當吳越雙封一王理事亦仗土地陰騭冥力護持
神旣助今日之光榮予亦報幽靈之煥耀但慮炎涼改
易星歲徂遷不記脩崇莫原事始聊刊貞石以示後來
時大梁開平二年歲在武辰月啟聖匡運同德功臣淮

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守侍中兼中書令
吳越王鏐記碑在紹興府古城隍廟勅文六行大字記

文前十行後入行並小字江西危全諷等爲楊渥所敗信州危仔倡

奔于鏐鏐惡其姓改曰元吳越備史十二月淮人攻信州刺史危仔倡來求救於我

王遣師援之開平二年加鏐守中書令改臨安縣爲安國縣

廣義鄉爲衣錦鄉三年加守太保吳越備史開平二年春正月勅改臨安縣

爲安國縣廣義鄉爲衣錦鄉六月制授王檢校太師守
中書令增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王送宣州王茂章

入京師茂章更名景仁避廟諱也九月制授鎮東節
度使成及爲保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副使餘如故楊

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鏐遣其弟鋸鏢救之淮兵爲水

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沈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

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

福乃過入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

令相應淮人以為神遂大敗之本等走擒其將閻邱直

何明等

吳越備史未幾淮人圍我姑蘇王命從弟鋸率兵討之三年二月朔日有食之勅選王子兩浙

副使傅瑛為駙馬都尉夏四月制授王守太保增食邑

二千戶實封二百戶是月王命弟鏐江海游奕都虞候

何逢司馬福等率師姑蘇內外夾攻生擒淮將何朗問

邱直等凡三千餘人獲兵甲生口三十萬戰船二百餘

艘陳章周本呂師造等夜遁五月甲寅王親巡姑蘇辛

酉王自始蘇復如東府辛巳復巡明州因城定海鎮命

王子元球為明州制置使信州危仔倡為其下應淮人

而叛遂奔于我王以為淮南節度副使六月壬寅王發

明州勅遣刑部尚書姚洎禮部員外郎羅哀授王吳越

王冊禮秋閏八月制授王守太尉加食邑實封三百戶

其制曰集非常之事必有挺非常之才建第一之功必

有居第一之位朕膺圖受命負辰開階未嘗以真太尉

之官輕於擬議太師之職易於簡求蓋由其爵尊其位

重不有英佐孰當異恩敢至匡運同德功臣淮南鎮海

鎮東等軍節度使淮南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察處置
充淮南四面都統營田安撫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
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抗越等州大
督府長史上柱國吳越王食邑一萬五千戶實封一
戶錢鏐海岳騰英星雲誕秀契君臣咸一之德有文
兼備之才宣慈惠和忠正廉毅敦詩說禮樹百行於
維去暴除奸敵萬人於帷幄弼予興運明乃嘉謨頃
淮夸不賓王化自爾益封吳會兼鎮廣陵追擒每盡
雙輪覆溺連收其巨艦復聞奸宄屢授巡封謂天蓋
若水可恃爾又橫戈橫排獨力支吾妙運神機大殲
醜元雲陣起雄風驅下瀨之師白露圍開沴氣散常
之化再安生聚重復土疆薛公之三策咸明漢主之
奇斯在況早攀鱗翼備見肺腸同德同心二紀密參
締構惟忠惟孝四方咸則於儀型苟非劇恩何以加
是用鍤于彝鼎冊以輅車擬呂望之尊崇正列侯之
重仍加真食復寵兼官式是獎酬且旌忠烈於戲進
正大易所以經邦慎厥終格言用之居位勉思遵守
荷寵靈服予訓辭錫爾繁祉可守太尉加實封三百
餘並如故十一月乙酉發運使羅隱卒隱字昭諫新
縣人也祖知微福唐縣令父脩古應開元禮隱本名橫

凡十上不中第遂更名初從事湖南歷淮潤皆不得意
乃歸新登及來謁王懼不見納遂以所爲夏口詩標于
卷末云一箇爾衡容不得思量黃祖漫英雄之句王覽
之大笑因加殊遇復命簡書辟之曰仲宣遠託劉荊州
都緣亂世子降爲魯司寇只爲故鄉隱曰是不可去
矣王初授鎮海節度時命沈崧草謝表盛言浙西繁富
成以示隱隱曰今浙西兵火之餘日不暇給朝廷執政
方切於賄賂此表入奏執政豈無意於要求耶乃請更
之其略曰天寒而麋鹿常遊日暮而牛羊不下朝廷見
之曰此羅隱辭也及爲賀昭宗更名表曰左則虞舜之
全文右則姬昌之半字當時京師稱爲第一隱性不喜
軍旅唯與丞相杜建徽善王初巡西府命賔寮巡覽顧
謂左右曰百步一敵樓足以言金湯之固隱徐曰敵樓
不若內向及徐許之亂人皆以爲先見一日隱寢疾王
親臨撫問因題其壁云黃河信有澄清日後代應難繼
此才隱起而續末句云門外旌旗屯虎豹壁間章句動
風雷隱自是以紅紗罩覆其上其後果無文嗣隱累官
錢塘縣令尋授鎮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監鐵發運副
使授著作佐郎司勳郎中遷諫議大夫給事中賜金紫
卒年七十七歲所著江東甲乙集淮海寓言及讒書後

集並行於世初新登羅江常有二氣亘於江上晝夜不
滅及隱泊丞相杜建徽生而二氣不復見識者以爲文
武秀氣焉唐新纂羅隱初爲吳令後以羅紹威薦爲
錢鏐所辟談賓錄羅隱下第詩云名慚桂苑一枝綠
鑰德松江滿筋紅惟應鮑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風
絕後下第又過復見之雲英日羅秀才尚未脫白隱與
詩嘲之曰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
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隱與顧雲同謁淮南相國
高駢雲爲人雅律高公遂留雲而遠隱欲歸武陵與
賓幕酌餞於雲亭盛暑青蠅入座高公命扇驅之諫隱
曰青蠅被扇扇離席隱應聲曰白澤遭釘釘在門偶見
白澤圖釘在門扇乃護雲也時高公欲繼釘淮南王求仙
方爲妖亂後爲畢將軍所害隱作妖亂誌以譏故有題
延和閣云延和高閣勢凌雲輕語猶疑太一間燒盡降
香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僖宗在蜀隱作詩數首以
刺諸侯及還梁爲朝貴所疾乃謁錢武肅焉獻僖宗在
蜀詩曰白丁攘臂犯長安翠輦倉皇路屈蟠丹鳳有情
雲外遠玉龍無迹渡頭寒靜思貴族謀身易危惜文皇
創業難不將不侯何計是釣魚船上淚闌干又作僖宗

還京日馬嵬揚柳尚依依又見鑿與幸蜀歸泉下阿環
 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詩話總龜光化中羅隱佐
 兩浙幕同院沈嵩得新榜封示隱隱批一絕於紙曰黃
 土原邊狡兔肥犬如流電馬如飛湧陵老將無功業猶
 憶當時夜獵歸後村詩話隱有江東集十卷其詩自
 光啟以後廣明以前海內亂離乘輿播遷艱難險阻之
 事多見之賦詠時魏府節度使羅紹威學隱詩自號詩
 卷為偷江東集羅昭諫集感德敘懷寄上羅鄴王三
 首舊業傳家有寶刀近聞餘力更揮毫腰間印佩黃金
 重卷裏詩裁白雪高宴罷嘉賓吟鳳藻獵迴諸將問龍
 韜分茅列土纜三十猶擬回頭賭錦袍營室東迴蔭赤
 邱少年承襲擁青油坐調金鼎尊明主橫把弮戈拜列
 侯書札二王爭巧拙篇章七子謝風流西園舊迹今應
 在衰老無因奉勝遊脉散源分歷幾朝縱然官宦只卑
 僚正憂未派淪滄海忽見高枝拂絳霄百萬窳門久寂
 帳三千賓客珥金貂夏時難得吾宗少應念寒門久寂
 寥魏博羅令公附卷有曰寒門雖得在諸宗樓北集南
 恨不同馬上固慙銷髀肉幄中猶羨愈頭風蹉跎歲月
 心仍切迢遞江山夢未通深荷吾宗有知已好將刀筆
 為英雄寄酬鄴王羅令公三首敢將衰弱附強宗細算

還緣血脉同湘浦烟波無舊迹都蘭菊有遺風每憐
離亂書猶達所恨雲泥路不通珍重珠璣兼繡段草元
堂下寄楊雄水雲開霽立高亭依約黎陽對福星只見
篇章矜鏤管不知動業柱青真早緣入夢金方礪晚爲
傳家鼎始銘鶴四垂烟閣遠此生何處拜儀形錦笈
朱囊連復連紫鸞飛下浙江邊每嫌伊霍少詩篇樂奏
帝宮勝管絃長笑應到非顛達每嫌伊霍少詩篇樂奏
老圃根基薄虛費工夫八十年唐詩紀事鄴都羅紹
威學隱爲詩自號其文爲偷江東集青州王師範遣使
賫禮幣求一篇隱以詩寄之王得詩大喜昭宗欲以甲
科處之有大臣奏曰隱雖有才然多輕易明王聖德猶
橫遭乎譏謗將相臣僚豈能免乎凌轢帝問謔謗之詞
對曰隱有華清詩曰樓殿層層佳氣多開元時節好笙
歌也知道德勝堯舜爭奈楊妃解笑何其事遂寢又
令狐高趙公絢之子也登進士隱賀之趙公謂高曰吾
不喜汝及第喜汝得羅隱一篇耳又進士劉贊贈隱
詩云人皆言子屈我獨謂君非明主旣難謁青山何不
歸年虛侵雪鬢塵枉汙麻衣自古逃名者至今名豈微
行客思悠哉高陽酒徒半凋落終南山色半崔嵬聖代

也知無棄物侯門未必用非才一船明月一竿竹家在
五湖歸去來又杜荀鶴錢塘別隱詩曰故國看看遠
前程寄在誰五更吹角候一葉渡江時吾道天寧喪人
情日可疑西陵向西望雙淚爲君垂困學紀問昭諫
詠松云已有清陰逼座隅聲仙客肯過無陵遷谷變
須高節莫向人間作大夫其志亦可悲矣唐六臣彼何
人哉昭諫說錢鏐舉兵討梁其忠義可見視奴事朱溫
之杜荀鶴猶糞土也後村詩話唐人尤重進士其末
也如李振勸朱溫一日殺司空裴贄等百餘人於白馬
驛蘇楷駁昭宗諡李山甫教樂從訓害王鐸一家三百
口皆不得志於場屋者爲之乃至巢寇亦進士也科目
之弊如此當時惟羅隱有詩聲屢擯於名場然逢世亂
依錢氏以庇身未嘗失節五言詩云四海霍光第六龍
楊奉營此必是諸鎮皆封王賜功臣號及岐汴劫質天
子之時又云陪臣無以報西望不勝情又聞幸蜀七言
云靜憐貴族謀身易危惜文皇創業難尤有掩卷本朝
之意可嘉也清異錄羅隱帽輕巧簡便省樸人竊倣
學相傳爲減樣方平帽咸淳臨安志吳越給事羅隱
墓在錢塘縣定山鄉居山里又昌化渡四年鏐游衣錦
溪之楊村俗號羅公墓灣蓋其祖墓

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兮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

牛斗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五代史鏐于臨安故里與造第舍窮

極壯麗歲時遊于里中車徒雄盛萬夫羅列其父寬每

聞鏐至走竄避之鏐卽徒步訪寬請言其故寬曰吾家

世田漁爲事未嘗有貴達如此爾今爲十三州主三面

受敵與人爭利恐禍及吾家所以不忍見汝鏐泣謝之

歌曰玉節還鄉兮十月戊寅王親巡衣錦軍製還鄉歌

今列旌旗父老遠來兮相追隨家山鄉眷兮會時稀今

朝設宴兮觥散飛斗牛無孛兮民無欺吳越一王兮駟

馬歸丙戌至自衣錦城楓窗小牘武肅王還臨安與

父老飲有三節還鄉之歌父老多不解王乃高揭吳音

以歌曰你輩見儂底歡喜別是一般滋味子長在我儂

心子裏至今狂童游女借爲奔期間答之歌呼其宴處

爲歡乾化元年加鏐守尙書令兼淮南宣潤等道四面

喜地行營都統立生祠于衣錦軍吳越備史五年夏四月制

命王守尙書令兼淮南宣

欽等道四面行營都統增食邑二千戶實封一百戶勅遣刑部侍郎李光嗣建王生祠於衣錦軍勅翰林學士

李琪為碑文 鏐弟鏐居湖州擅殺戍將潘長懼罪奔于淮南

吳越備史冬十月湖州刺史王弟鏐二年梁郢王友珪殺防戍指揮使潘長懼譴遂奔淮南

立冊尊鏐尙父 吳越備史乾化二年六月梁主遇弒郢王友珪僭位秋七月遣刑部尙書李倓

尊王為尙父三年三月勅授王尙父冊禮夏四月制增王食邑三千戶實封二百戶六月辛卯彭義節度使檢

校太尉兼侍中成及卒及字宏濟錢塘縣人也祖克評嘉王府長史父貞國子博士及性淳厚為鄉里所重咸

通中捍山賊逐齊寇聲名遂振及入都寢盛復分十三都遂以富春鎮為靖江都將屬劉漢宏作亂與王同事

攻討漢宏平北闕鎮將劉孟安謀亂即席奮劍將犯王及舉胡床制之偏將盛造因執孟安就戮以功奏遷散

騎常侍復為靖江鎮光啟中潤州薛朗叛王命及討之時常州刺史丁從實具牛酒以犒我師仍遣美女子諸

將及取而斬之餘悉不納因克之尋平潤州王奏及授兵部尙書充常州防禦使潤州阮結卒命及代之累遷

檢校司空尋爲蘇州刺史乾寧時淮人圍姑蘇常熟鎮將陸郢巡檢郭用與其黨趙卽以城應寇卽手刃其母妻以盟城陷及由是重之至淮南辟爲行軍司馬及皆藥物圖書而已託于錢塘不幸城陷於叛以至於此拒之日及以百口託于富貴於鄰境不惟丞相不可百豈宜復以本道符竹援富貴於鄰境不惟丞相不可百口其謂我何乃引佩刀自刺行密遽止之因厚禮而歸焉累署鎮海節度副使授司徒至太傅天復中王巡衣錦軍命武勇都壯將士以治溝洫軍中多怨言及慮有變亟請罷役王不聽俄而作亂及護王駕迴至北郭王微服將入城及乃代乘王車行與賊門王遂得入王性嚴急每有所檢發必亟加斬決或及至王雖甚怒必爲之解其寵遇皆此類也累奏授贊正安國功臣保大彰義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贈太師侍中卒年六十七九國志成及字宏濟錢塘人祖克平唐嘉王府長史父貞國子博士及性純厚爲鄉里所知光啟初江浙兵亂及保聚於富春稱靜江都劉漢宏作亂及以所部兵從鏐討之漢宏平鏐宴犒諸軍北闕鎮將孟安作亂於席上拔劍將擊鏐坐中驚愕不敢動及徐起舉胡床格孟安仆於地左右因擒殺之以功奏遷

散騎常侍靜江軍都指揮使潤州刺史薛朗常州刺史
丁從實叛鏐命及討之破朗軍於陽羨進圍毘陵從實
具牛酒以犒之今乃以酒炙女子悅我耶因盡素諸女斬
從實而食之今乃以酒炙女子悅我耶因盡素諸女斬
之親督諸將攻陷其城從實遁走以功奏授越州防禦
副使潤州刺史阮結卒命及代之遷蘇州刺史乾寧三
年淮人攻姑蘇常熟鎮將陸郢等以兵應之及不能守
遂降於楊行密行密入城闔府庫多圖書藥物由是重
之與歸淮南署行軍司馬及拜泣日及以百口託於錢
塘姑蘇城陷不能引決豈忍更圖富貴願以一介之軀
贖百口之命乃引佩刀將自刺行密遽起執其手因厚
禮而歸之鏐迎勞郊外把袂以泣署鎮海軍節度副使
徐綰之叛從鏐還至北郊鏐欲服將入城及代乘其車
行與賊門鏐遂入綰平奏授保大軍節度遷彰義軍加
開府儀同三司化三年卒年六十七吳越備史十
月乙酉大同軍節度使駙馬都尉王子元瑛卒瑛王長
子也母吳越國莊穆夫人吳氏原名傅錯後更名焉性
英敏頗尚儒學聚書千卷善草隸好施時徐綰之叛城
中有錦工二百餘人皆潤人也瑛慮其爲變乃命日王
令百工悉免今日工作遂放出城而發懸門王入城聞

其事頗嘉之尋爲兩浙副大使梁太祖拜爲駙馬都尉
累授大將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公主未及降而薨年三
十六勅贈太師榮濟家大邦始稱和鳴之兆先帝與卿
第方膺下嫁之榮雖崇資厚祿酬勳已極於當時而
素同盟約誓掃寇讐雖資厚祿酬勳已極於當時而
懿戚周親結分思聯於奕世尋期愛女欲配高門三邊
未息於戎機百兩遂稽於宿諾願遵先旨特舉合儀况
傳瑛驪領奇光鳳毛異彩不俟折筭之訓已當壓紐之
祥嬀汭名門雅稱大姬之匹張敷顯族宜承元女之姻
是用先降徽章特加異數今授傳瑛大將軍節度使檢
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駙馬都尉兼加食邑八百
戶唐選錢傳璟爲駙馬劾卿力高鼎鉉爵極土茅光
紀年繫月之書等巢閣負圖之瑞朕自維寡薄猥荷基
扁惟於舊勳敢墜先志所以再謀選尙用洽姻親男傳
璟學禮聞詩資忠履孝前代則何郎風貌克著嘉名近
朝則郭令功崇爰推愛子旣臻具美須降明恩俾升右
揆之榮兼正九卿之秩奉車爭貴鳴玉趨朝聘騏驎之
脩途契鳳凰之吉兆眷戀之外慰沃良深今授傳璟檢
校尙書右僕射守司農卿駙馬都尉傳璟後封雲國公
末帝貞明三年加鏐天下

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

吳越備史丙子二年秋七月

丑夏四月勅諸道兵馬元帥府開幕除吏一書舍人韋

將軍府故事冬十月勅遣吏部尚書李燕中書舍人韋

說授王天下兵馬都元帥秦進忠張允凡十餘人進忠少

軍士周交作亂殺大將秦進忠張允凡十餘人進忠少

時嘗怒一小奴刃貫心殺而并埋之末年恒見此奴捧

心而立始于百步之外稍稍而近其日將出乃在馬前

左右皆見之而入府又遇亂兵傷臂而卒張允前月餘

每聞呼其姓名聲甚清越亦稍稍而近其日若在對面

入府皆 四年楊隆演取虔州鏐始由海路入貢京師

錄戊寅歲吳師征越敗於臨安裨將劉宣傷重臥於死

人中至夜有官吏數人持簿至徧問死者至宣乃扶起

視之曰此漢非是引出十餘步置路左而去明日賊退

乃得歸宜肥白如瓠初伏於地越人割其尻肉宣不敢

動後瘡愈肉不復生警竟小偏十餘年乃卒五代史

補僧契盈閩中人通內外學性尤敏速廣順初遊戲錢

塘一旦陪吳越王遊碧浪亭時潮水初滿舟楫輻輳望

之不見其首尾王喜曰吳國地去京師三千餘里而誰

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可謂三千里外一條水十二時
中兩度湖時人謂之佳對時江南未通兩浙貢賦自海
路而至青州故龍德元年賜鏐詔書不名吳越備史龍
云三千里也
月王建天下元帥府于興國門之右八月兩浙行軍司
馬秦州雄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馬綽卒綽餘杭縣人
也性氣淳直與王同事董昌嘗使王閱部伍亡其名
籍王因歷唱存亡健倅者無所遺失綽密謂王曰老氏
忌前駭此強記必相惡乃以白籍紙數幅授王若代軍
籍者由是頗德之王因以從妹歸綽綽尋隨董氏入越
及董僭號綽棄家先奔於王乃授諸城都指揮使徐綰
之亂綽有發懸門之功王尋命文穆王納綽女是為恭
穆夫人綽累職鎮東軍節度副使兩浙行軍司馬睦州
刺史王奏授秦州雄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終年七十
一三年春二月勅遣兵部侍郎崔協刑部員外郎夏侯
照冊王為吳越國王受封冊建國之儀一如典禮先一
日雨雪王命李咸將卜他日咸曰大王雙授封冊惟天
所降雨雪必霽則可以卜社稷之延永王從之卽夕果
星斗明麗翼日遂成其禮王建國儀衛名稱多唐莊宗
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置百官丞相客省等使

入洛鏐遣使貢獻求玉冊莊宗下其議于有司羣臣皆以謂非天子不得用玉冊郭崇韜尤以爲不可旣而許之乃賜鏐玉冊金印鏐因以鎮海等軍節度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府曰朝官屬皆稱臣起玉冊金券詔書三樓于衣錦軍遣使冊新羅渤海王海中諸國皆封拜其君長

五代史鏐于唐昭宗朝位至太師中書令本郡王食

邑二萬戶梁祖革命以鏐爲尚父吳越國王梁末帝時加諸道兵馬元帥同光中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封吳越國王賜玉冊金印初莊宗至洛陽鏐厚陳貢奉求爲國王及玉冊詔下有司詳議羣臣咸言玉簡金字唯至尊一人錢鏐人臣不可又本朝以來除四夷遠藩羈縻冊拜或有國王之號而九州之內亦無此事郭崇韜尤不容其僭而樞密承旨段徊姦倖用事能移崇韜之意曲爲鏐陳情崇韜徧從之鏐乃以鎮海

鎮東軍節度使名目授其子元確自稱吳越國王命所
居日宮殿府署曰朝廷其參佐稱臣僧大朝百寮之號
但不改年號而已偽行制冊加封爵于新羅渤海中
夷落亦皆遣使行封冊焉五代會要後唐同光三年
六月太常禮院奏吳越國王錢鏐將行冊命按禮文合
用竹簡勅宜令有司脩製玉冊俾稱元勳議者以玉冊
帝王所用不合假諸人臣蓋當時樞密院承旨段徊受
錢鏐之賂曲隨其請樞密使郭崇韜不詳典禮故也
又後唐同光三年八月內詔冊吳越王錢鏐其印宜以
吳越之印爲文仍令所司以金鑄造示異禮也吳越
備史四月唐莊宗卽位於魏州五月勅遣宣諭使通事
舍人吳韜走馬自淮甸至於魏州名馬玉帶香藥等先是
梁室詔勅不名亦曰吳越國王焉同光二年冬十月制
授王依前天兵馬都元帥尙父尙書令吳越國王授
交穆王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尙書上柱國贊郡開國男
三年秋八月勅遣正議大夫尙書上柱國贊郡開國男
賜紫金魚袋李德休等持節賜黃金印玉冊及沿
身禮物衣冠劍佩等冊曰維光三年歲次乙酉八月
辛酉朔二十七日丁亥皇帝若曰王者惠濟黎元輯寧
方夏重名器任股肱忠而能力則禮崇賞不失勞則人

勸所以啟周公之土宇列漢祖之膏腴者錄彼茂勳實
諸異數登進賢哲焜耀事功也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
尚書令吳越國王錢鏐朝海靈源承天峻岳以英風彰
德望以勇氣贊忠貞往因義舉之徒盛推韜畧遂著襲
封之績高步藩維挺魚鯤鳥鳳之姿擁岸虎水龍之衆
居方面任將五十年宣導休聲攘除兇醜摧堅奮銳鄒
許東固圉之謀阜俗頌條廣冀北安居之頌環墅浙江
之要雲屯星紀之墟說禮敦位崇元帥前旄後節名
重中權守畫一之規奉在三之節信立靡移於風雨義
行曷倦於津塗效珍而不顧險難薦幣則常歸宰府振
英謀而端右弼鍾懿號而異列藩可謂貢職不乏梯航
時至翼戴天子加之以恭也載念尊獎爰示徽章今遣
正議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土柱國贊皇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德休副使朝議郎守起居郎
充史館脩撰賜緋魚袋聶輿持節備禮胙土苴茅冊爾
爲吳越國王於戲地奄數圻賦過千乘藩守閭閻之境
軌圍勾踐之封子弟量才序進多分於榮戟土疆漸海
方輪豈限於魚鹽貴盛富強雖古之封建諸侯禮優夾
輔不加於此慎厥始終無以位期驕無以欲敗度欽承
賜履協予一人汝嘉時唐主將議思命於王顧羣臣曰

朕從贊堂卽聞尙父之名宜以優禮尊之命備冊禮有
司乃備竹冊銅印唐主曰尙父元老不當待以人臣况
巳封建乎乃賜玉冊金印仍以紅袍御服一副賜焉
四年夏四月戊寅王不康如衣錦軍命文穆王監國明
宗初卽位通鑑考異閩自若唐未汎聞錄云同光四年
正明年明宗錫命至乃去號復用唐正朔紀年通譜云
鑾雖外勤貢奉而陰爲僭竊私改年號於其國其後子
孫奉中朝正朔漸諱改元事及錢俶納土凡其境土有
石刻僞號者悉使人交午鑿滅之惟杭州西湖落星山
塔院中有鑾封此山爲壽星寶石山僞詔刻之于石雖
經錢毀其文尙可讀後題云寶正六年歲在辛卯明宗
長興二年也其元年卽天成元年也好事者或傳曰保
正非也余公綽閩王事迹云同光元年吳越世宗文穆王
父來年改寶正元年永隆三年吳越世宗文穆王薨越
仁志王氏啟運圖云同光元年梁封浙東尙父爲吳越
國王尋自改元寶正長興三年吳越武肅王崩于世皇
嗣永隆二年吳越世皇崩子成宗嗣公綽仁志所記年
歲差謬然可見錢氏改元及廟號故兼載焉至今兩浙
民間猶謂錢鑾爲錢太祖今參取諸書爲據 葆光錄

寶正中當秋成一且蟬翳日而蜚武肅虔祝畢投於浙
江不可勝紀錢鏐防風山靈德廟記蓋開天地氣氤
序寒暑而滋品彙幽靈於靈司土地而福生民神祇理
在於相須顯晦期臻於感契雖先聖著難明之說而禮
經垂嚴祀之文爰自五運相仍百王理化或以勞定國
或盡力勤王或利濟及于蒸民或勳烈光於史策並皆
立嚴祠於境土享廟食於春秋而况江浙古區魚鹽與
壤厯象則區分牛斗封維乃表襄江山昔年霸越強吳
今日雙封列國曠代之靈蹤不少前賢之廟貌實多寡
人自定亂平祚勤王佐命五十年撫綏軍庶數千里開
泰土疆四朝登受冊封九帝拱扶宗社改家爲國興霸
江南一方偃息兵戈四境粗安耕織上荷元穹眷佑次
緊神理護持統內凡有往帝前王忠臣義士遺祠列像
古蹟靈壇悉皆褒崇重峻于深殿祀典常精於豐潔冀
承靈貺同保軍民其有風山靈德王廟本係屬城近歸
畿甸考諸舊記卽是武康縣風山又按史記云汪罔氏
之君守封禺之山今在吳興武康縣稽立廟之初則年
華渺邈詳圖牒之說則詞理異同唯有元和年再構簷
楹見存碑記彼旣已具敘述此固不復殫論聊書封置
之繇直述旌崇之意丙戌年春寡人以玉冊登膺于典

禮清宮未展于殿禮遂輟萬幾暫歸錦里尋屬節當炎
暑猶未卻回于嚴禮遂輟萬幾暫歸錦里尋屬節當炎
國精忠事君竭孝心縣扈從徧祝靈祉以風山靈德王
昔年因舉兵師會陳禱祝無虧響應顯有感通遂懇悃
告虔許崇堂殿泊清秋卻歸披觀陳旣忠誠感
動神明行褒贈先酬靈祝乃親分指畫委仗腹心按
山川展拓基坳順岡阜增添壘塹形勝並皆換舊規模
一概從新居中而殿宇崇嚴四面而軒廊顯敞周迴戶
闕發砌堦堦堦堦堦堦堦堦堦堦堦堦堦堦堦堦堦堦堦
浚川源之溢澈內則添梓椽楹之青蒼至于廣厦神儀崇
軒侍衛車輿僕從帳幄簾櫳鼎鼐庖廚筵筵器血請福
祈恩之所獻牲幣之筵並極華事無不備丙戌年
八月二十四日起首至是十一月畢功土木皆是精新
禮祀當豐潔仍展牲牢簫鼓慶樂迎神耀威靈而萬
古傳芳標懿號而千秋不朽則酬忠臣之願二則
答陰騭之匡扶惟冀神明永安締構稟元化而垂恩
福鎮土疆而廕護軍民保四時風雨順調
今永絕天災地疹常歡俗阜時康巍乎美哉盛矣
來賢彦知予精敬神明不假繁文粗記年月時寶正六

年重光單闕爲相之月二十有三日記錢鏐上虞縣
舜井得寶物記先是旌教寺僧義恩奏云按圖經西北
去三十五里有舜井二口深三丈舜子生時井爲湧泉
卽淘金之處也世傳秦始皇封塞今作兩墩存焉各高
一丈相去三十餘丈晉宋以來爲佛寺鄉人或遇耕
鋤或得古塼甃石南去半里有舜廟北去半里爲百官
橋東去二百步有機證院唐僖宗朝賜額寶正三年閏
八月都上直官五十人賁大糧舂錘至井所開掘得識
人東都上直官五十人賁大糧舂錘至井所開掘得識
記寶物一百二十餘件都抽嶺西都上直廂虞候盛瑗
都上直廂虞候孫宏西都隨身虞候間邱稔勾當拜祭
內直殿十將于軒十六日鑿西井十九日得銀環六赤
珠一金合一大錢二千三百四十琥珀珠一當十大
錢三當五十大錢二千三百四十錢直百三銖二當十
大錢二百五十大錢二千三百四十錢直百三銖二當十
半兩錢三十石獅子一鑄其背曰重華井天明可開腹
內有水晶珠一東井得銀塔一高一尺五層內有金瓶
舍利二顆散金瓶二金鈴六銅鈴一銀環六銀鈴一水
精珠十四琥珀珠九雜珠大小銅鏡三銅鑪一小琥珀
十瑪瑙珠七玉人一玉環一銅鏡三銅鑪一小琥珀珠

六玉瓶一以上共三十四件並有石匣盛之題曰唐元
徽四年於此造塔鎮井西有重華石一片濶三尺厚九
寸左右有索痕深二寸宮中令造深沙神一軀足履四
石竇正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差錢文殷祭神鑄云吳越
國王寶正三年八月十九日重開舜井收得重華石一
片切恐年移代遠莫測端由特令鑄刻用記年月已丑
歲林鍾之月二十九日安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書辭
天下都元帥吳越王記

媢重誨大怒是時供奉官烏昭遇韓致使吳越既還致

誣昭遇稱臣舞蹈重誨乃奏削鏐王爵元帥尚父以太

師致仕元瓘等遣人以絹表間道自陳安重誨死明宗

乃復鏐官爵五代史明宗即位之初安重誨用事鏐嘗

事不敘暄涼重誨怒其無禮屬供奉官烏昭遇使于兩

浙每以朝廷事私于吳人仍目鏐爲殿下自稱臣謁鏐

行舞蹈之禮及迴使副韓致具述其事重誨因削鏐元

帥尚父國王之號以太師致仕久之其子元瓘等上表

陳敘時淮寇攻逼荆南明宗疑其同惡因降詔詰之元
璿等復遣使自淮南問道上表云竊念臣父天下兵馬
都元帥吳越國王鏐爰自乾符之歲僞頻叨鳳詔之褒崇
復之初已封茅土兩殄稽山之僭僞鐘鏤鼎厯事列聖竭
誠累朝罄臣節以無虧荷君恩而益重楚茅吳柚常居
羣后之先赤豹黃羆不在諸方之後雲臺寫像盟府書
勳勦力本朝一心體國常誠臣兄弟曰汝等諸子須記
斯言老父起自諸都早平多難素推忠勇實効辛勤遂
崇聖主之疇庸獲忝真王之列壤恒積滿盈之懼豫懷
燕翼之憂蓋以恩禮殊尤寵榮亢極名品既逾于五等
春秋將及于八旬不諱之談爾當靜聽而況手殲妖亂
親觀興亡豈宜自爲厲階更尋覆轍老身猶健且作國
王之呼嗣子承家但守藩臣之分臣等鯉庭灑袂雁序
書紳中心藏之敬聞命矣頃以濟陰歸邸梁苑稱尊所
在英雄遜相倣效互起投龜之詬皆與逐鹿之謀唯臣
父王未嘗隨例從微至著悉蒙天子之絲綸啟土封王
自守諸侯之士字乙酉歲伏蒙莊宗皇帝遙降玉冊金
印恩加曲阜營邱顯自大朝來封小國遂有強名之改
補實無干紀之包藏兼使人徐筠等進貢之時禮儀有

失尚蒙赦宥未真典刑敢不投杖費躬負荆請罪且爽
為臣之禮誠乖事上之儀夙夜包羞寢食俱廢捧詔而
神魂戰慄拜章而芒刺交并伏以皇帝陛下濬哲文思
含宏光大智周萬物日闢四方既容能改之非許降自
新之恕將功補過捨短從長矧茲近代相持豈足深機
遠料且臣本道與淮南雖連疆畛久結仇讎交惡尋盟
十翻九覆縱敵已逾于三紀弭兵纔僅于數年諒非骨
齒之邦真謂腹心之疾今奉詔責問合陳本末端由
布在衆多寧煩覲縷彼既人而無禮此亦和而不同近
知侵軼荆門乖張事大僮王師之問罪願率衆以齊攻
必致先登庶觀後效橫秋鷓鴣祇待指呼躍匣蛟龍誓
平讎隙今則訓齊樓櫓淬礪戈鋌決副天威冀明臣節
伏以臣父王鏐已于汎海繼有飛章陳父子之丹誠高
懸皎日展君臣之大義上指圓穹其將脩貢賦于梯航
混車書而表率如虧奉職自有陰誅今春已具表章未
蒙便賜俞允地遠而經年方達天高而瀝怨難通伏乞
聖慈曲行明命凌霜益翠始知松柏之心異日成功方
顯忠貞之節臣元瓘等無任感激祈恩戰懼依投之至
謹遣急脚間道奉絹表陳乞奏謝以聞明宗嘉之乃降
制復授鏐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吳越國王未幾又詔

賜上表不名稱漢重蕭何有不名之禮錢鏐冠公侯之位疏吳越之封宜示異恩俾當禘禮其錢鏐宜賜不名吳越備史天成三年春二月朔日有食之勅遣監門衛上將軍鄔昭遇賜王湯藥國信等四年九月因樞密使安重誨兄弟用事於朝嘗要求不克乃矯制以王爲太師致仕仍賜鄔昭遇自盡先是鄔昭遇之來使也有供奉官韓致承王子元球恩命至性兇復因恃酒凌昭遇由是有隙王以其辱君命止以常禮遣之致還京師遂構昭遇於樞密使安重誨以昭遇出使失使臣之禮而亦誣王以不禮王人重誨復以要求不克遂同讒構命王致仕賜昭遇自盡也王命文穆王奏雪其事奏不得通乃以絹書上之天子始得聞焉出安重誨爲河中節度使遂誅之長興二年春二月勅遣監門衛上將軍張籤兵部郎中盧重賜王國信湯藥起王致仕復元帥尚書令國王如故依前不名仍示安重誨矯詔之罪勅略曰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尚書令吳越國王錢鏐久列王公恒輪愛戴朕方禮加元老恩遇遠方安重誨撥綴瑕疵遽行阻絕使錢元瓘拜闕上章傾懷請罪言皆激切事且憑虛情不可恕罪不可追今已誅之已雪其

寬故告又閩王繼昇繼倫來奔初審知薨延翰嗣位

以延稟爲建州延鈞爲泉州延鈞不悅而延稟亦憾於

延翰於是泉建同起兵攻福州殺延翰遂立延鈞於福

州延稟歸建州將行謂延鈞曰善紹先人基業勿煩我

老兄再至延鈞聞之含憾至是將圖延稟乃詐言已死

使軍吏迎取延稟乃囚其子繼雄仍執延稟入城延鈞

日果煩老兄再至矣延稟暗之而就戮長興三年鏐卒

其繼昇繼倫自建聞難而奔於王焉

年八十一諡曰武肅五代史鏐在杭州垂四十年窮奢

大庀工徒鑿石填江又平江中羅剎石悉起臺榭廣郡

郭周三十里邑屋之繁會江山之雕麗實江南之勝概

也鏐學書好吟咏江東有羅隱者有詩名聞于海內依

鏐爲參佐鏐嘗與隱唱和隱好譏諷嘗戲爲詩言鏐微

時騎牛操艇之事鏐亦怡然不怒其通恕也如此鏐雖

季年荒恣然自唐朝於梁室莊宗中與以來每來揚帆

越海貢奉無闕故中朝亦以此善之鏐以長興三年三

月二十八日薨年八十一制曰故天下兵馬都元帥尚

父吳越國王錢鏐累朝元老當代動賢位已極于人臣

名素高于簡冊贈典旣無其官爵易名宜示其優崇宜

令所司定諡以王禮葬仍賜神道碑諡曰武肅鏐初事
董昌時年甫壯室性尚剛烈時有儒士謁于主帥已進
刺矣見鏐稍怠鏐怒投之羅刹江及典謁者將召鏐詐
云客已拂衣去矣及爲帥時有人獻詩云一條江水檻
前流鏐不悅以爲譏已尋害之迨于晚歲方愛人下士
留心理道數十年間時甚歸美鏐尤恃崇盛分兩浙爲
數鎮其節制畧而後奏左右前後皆兒孫甥姪軒陛服
飾比于王者兩浙里俗咸曰海龍王梁開平中浙民上
言請爲鏐立生祠梁太祖許之令翰林學士李琪撰之
祠堂碑以賜之至今蒸黎饗之子孫保之斯亦近代之
名王也吳越備史三年三月巳酉夜大雪庚戌王薨
于正寢年八十一在位四十四年朝延聞訃廢朝七日
哀悼不已詔曰天下兵馬大元帥尙父尙書令吳越國
王錢鏐本朝元老當代勳賢位已極于人臣名素高於
簡冊贈典旣無其官爵易名宜示其優崇令所司定諡
曰武肅詔工部侍郎楊凝式爲碑文夏四月庚午奉靈
輅殯於衣錦軍應順元年甲午春正月壬午勅葬王於
安國縣衣錦鄉卽錦北鄉茅山之原卽今臨安縣也王
始在軍中未嘗怠安每欲慙必先整衣甲備盥漱而
後寢焉又以員木小枕綴鈴睡熟則欬由是而寤名曰

警枕又置粉盤於臥內有所記則書之及撫鏡二國殆
及四紀勤勞恭儉始終一致每夕必列侍女各主一更
戒之日外有報事當振鈴聲以爲警省凡有聞報卽時
而遣又常彈丸於牆樓之外以警宿值者使其不寐以
應其事又常微行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啟關曰大王來
我亦不啟王乃自便門而入明日召吏厚賜之稍暇則
命諸子孫誦詩賦或以所製詩什賜于丞相將吏以
下由是往往達旦天福中近侍李詠因監契丹驛中有
判官謂李詠曰武肅王常夜不睡龍吟已歸矣訪其所聞
聞五臺王子太師言浙中不睡龍吟今已歸矣訪其所聞
乃壬辰之後也王少時倜儻有大度志氣雄傑機謀沉
遠善用長稍大弩又能書寫甚得體要有知人之鑒及
通圖緯之學每處衆中而神采有餘純孝之道稟於天
性每春秋薦享必嗚咽流涕嘗曰今日貴盛皆由積善
所致但恨祖母不得見耳嘗游後庭層樓皇妣春秋高
不能上王親負而登焉天祐以後中原多事西川王氏
稱蜀邦溝楊氏稱吳南海劉氏稱漢長溪王氏稱閩皆
竊大號或通姻戚或達聘好皆以龍衣玉冊洎書疏等
勸王自大王嘗笑曰此兒輩自坐爐炭之上而又踞我
於上耶吾以去僞平賊承天子疇庸之命至于封建車

服之制悉有所由豈圖一時之利乃隨波於爾輩也皆却之不納而諸國之主無不咸以父兄事之王加以自奉節儉衣服衾被皆用細布非公宴惟瓷樽漆器而已恭穆夫人嘗以王寢帳縻裂乃上青絹帳請易之王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但慮後代皆施錦繡耳此帳雖故猶可蔽風竟不易後庭有鄭氏其父嘗以罪當死左右冀其獲宥且言斯人有息女預侍王命出其女而後斬之顧謂左右曰刑者公柄豈可以一婦人而亂我法耶又嘗夕宴諸王子及諸孫命鼓胡琴未數曲遽止之曰外間常謂我不恤政事爲長夜之飲宴遂罷王自開創以來至于底定而撫字將帥泊行伍莫不盡得其歡心有動將何逢歿于賊中一日王見其所乘馬悲泣不能止左右莫不感激五代史補錢鏐末年患雙目有醫人不知所從來自云累世醫內外障眼其術善於用針無不効者鏐問名而使觀之醫人曰可治然大王非常人患殆天與之若醫是違天地也恐無益於壽幸思之鏐曰吾起自行伍跨有方面富貴足矣但得兩眼見物爲鬼不亦快乎旣而下手莫不應手豁然鏐喜所賜動以萬計醫人皆辭不受明年鏐卒傳載略武肅王創業艱難所加矣恒以木爲枕而寢甫睡濃枕偏則寤

嘗時詣諸院孫敏利者老姥監直聽更一宵銀枝燈有
大蜥蜴沿油缸而吸視之將竭倏然不見亦爲不意明
日王曰昨夜夢麻膏充腸而飽是何祥也宮中或有對
者王亦微哂而已宣和書畫譜吳越國王錢鏐杭州
臨安人倜儻有大度意氣雄傑乘唐末亂離依里閩董
昌嘯聚烏合之衆名爲禦寇而實自蹈之然卒能用僖
宗詔命削平浙江而據有也當時以鎮海軍節度使復
領鎮東節制精兵三萬昭宗卽位加太師中書令封本
郡王梁室繼興爲尙父進封吳越國王至於後唐遂獨
有方面號令一十三郡垂四十年脩中國貢賦籍無虛
日風物繁庶族系侈靡浙人俚語目之曰海龍君言富
盛若彼也方其與羣雄爭逐橫槊馬上何暇議文墨耶
然喜作正書好吟咏通圖緯學晚歲復降已下士幕客
羅隱雅好譏評雖及鏐徵時事怡然不怒人以大度稱
之狀貌凜凜亦人間英物也閩祭秦國夫人文維天
復二年歲次壬戌敬祭於秦國太夫人之靈夫生帝王
則若文母方鍾至聖生人臣則若陶母方降大賢信夫
韜昂宿之耀於胸襟掬嵩山之氣爲懷抱豈容易哉伏
惟明靈天資婦道神授母儀金石不足喻其貞明芝蘭
不足表其芳馥訓逾孟織智邁謝圍顏氏子則提育聖

人曹大家則師資諸女既作閨門之上瑞乃生英傑子
皇家立曠代之鴻勛擁兩藩之龍節食則萬錢調膳祿
則三世及親見綵衣則衣錦之姿見冰鯉則和羹之味
騰輝女史與詠國風推於古今實無倫比乃由懿德致
此大榮嗚呼靈藥難求流光易謝本冀霜松而永壽忽
驚風燭以斯零竟成舉世之悲傷空切至誠之號慕審
知幸攀令嗣獲忝親鄰論交既契於金蘭沫泣乃同於
親屬輒陳薄具用表悲誠敢冀明靈依稀歆鑒 荆西
節度使錢鏐燕國夫人吳氏進封晉國夫人制勅齊之
辟司徒武力之臣也其妻有禮尚獲錫地於君今師長
萬夫提封千里內資淑媛助我勳侯國進大名是惟舊
典具官錢鏐妻燕國夫人吳氏肅雍之美箴戒不怠問
雞鳴而致敬事姑諷鵲巢而思齊有德輔成功烈諒屬
柔明爰舉寵章載加常等勉承膏澤以耀閨門可依前
件明澠水燕談錄錢鏐之捺錢塘也子跋鏐鍾愛之諺
謂跋爲溺杭人爲諱之乃稱茄爲落蘇由乎音譌也以
癘爲茄良可笑也老學庵筆記酉陽雜俎云茄子一
名落蘇今吳人正謂之落蘇或云錢王有子跋足以聲
相近故惡人言茄子亦未必然皮光業吳越國武肅
王廟碑文粵以唐長興三年壬辰春季冀凋十三黃天

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臣
是歲明宗皇帝降太常博士段顯
工部侍郎楊凝式撰神道碑文
吳越書於刊石後二年歲在敦睦
越王建廟貌於始封之越國禮與
也蓋聞神道設教莫大於郊社
祖考孝享是以百代相襲亦藉
徵展欽若則王假是訓況建除
威名振剛德尅就之風成肅恭
八朝生爲有土之名薨爲象朝
覲桓文聲華永而日月齊簡冊
王構家繼國肥歷壁寶以知來
里無愧前賢夏屋登山常遵治
未除不忍一日之離遂立千秋
於吳城香刻旃檀復耐神於越
元帥吳越國武肅王數朝籤祖
源直派簪裾軒冕禮樂詩書疊
七世累爵重官羅企一門惟忠
國始見殊祥魚躍汾河是生奇
石龜隕下於官山人來歸於寶
器其英姿也鳳文龍

藻奕出精神白晷蒼珪琢爲標格加之薛璘整峻謝安
 風華俯仰可觀進退有度慕容德偃日月角光彩鏢人
 李子賢匿犀龜文威儀鎮俗其詞韻也音容灑落智辯
 鏗錡元善抑揚張暢詳雅至若討論國計談畫兵籌接
 對使乎撫御將下所謂五湖奔注百谷騰玉虹起而
 雲霧銷金虎嘯而風颺動揣摩勝負赫連勃口授懷慙
 掉闔興亡蘇季子舌端有愧其氣度也志高建木量寫
 大瀛含垢匿瑕固知邊際求賢接士無怠寅昏重仁義
 若邱山視玉帛如咳唾翹翹車乘惟在得人撞撞往來
 皆鍾和氣所以舉皮豹鳥鶴列犀渠咸願殺身用酬大
 惠變家爲國誠由萬化生身以德聚民所謂八風從律
 其英雄也能知否泰善侯雲雷動必有成舉無遺策蛟
 龍得雨莫測變通雕鸞出林可知意度其間文武迭用
 仁義不常平阿亡戟得矛並能取舍元總若馳騎虎不
 覺艱難奄有具區廓開霸業設使庾翼復出必不妄譽
 以桓溫阮籍重生安敢輕言於廣武其文學也家承儒
 範世尚素風傳絳紗帳於先生授白綸巾於神女才通
 夢寐鳳吐是來志在典經龍門不顧所以博覽七緯精
 究三元盡得津涯皆昇堂與其於篇咏尤著功夫思風
 起而繡段言泉洶而金沙見其札翰也花隨腕下星

逐毫飛霧若游雲細疑垂露鈎刀向背未饒索肉芝筋
點畫方圓高掩崖肥趙瘦就中濡染牌額益見甘避雁
銜四方仰之神蹤一代稱之墨寶王逸少若見符之未
行蕭子雲如逢大慚蟬翼其建大功也唐季乾符之末
中和之初海鳧乍揚天鼈初伏塵飛野馬四郊之壘漸
多霧暗騰蛇五賊之機共構其始者王仙芝結蠻中土
首構禍階雖已誅猶殘支黨自此藜祠烏合草澤蜂
飛儂薄者因是披攘謹愿者亦爲慄悍江南則朱直叛
亂于唐山端寇于安吉西侵宛水東患若溪郡縣
則終日登陴生民則長時伏莽王時郊居葛圍嘉遁茅
山方當枕石漱泉尙是哀衣博帶觀茲多事慨然究懷
顧謂朋友曰丈夫尙須撥亂平奸豈可懷安端坐是日
乃奮戎服挂彼儒冠大散家財廣招勇士申令纜舉行
伍肅然手仗義旗身當勅敵一月之內二寇殄平靜千
里之山川救兩郡之冰炭是王之初立功也其次黃巢
來從五嶺直下三衢展臬翅則電布星離張鯨牙則山
連岳峙所遭蹂踐並作塵灰王乃獨領偏師據於險地
旣逢大憝遂設奇兵敵望草木叢林皆是干矛旌幟我
則左右翼陣默化如神當下追奔尙賈餘勇長蛇封豕
便出他疆新市上江保安數邑是王之功也其次彭城

漢宏據南鎮之重地守東越之名區黃巢既犯兩京僖
皇乃巡二蜀漢宏不思奔問便廢貢輸恃險阻於
欲覬覦於浙岸先于漁浦竈石翼張下營蕭山西陵
次列砦烽燧交應鼙鼓相聞時我諸軍實有難色王乃
潛趨間道夜濟長江仰告昊天乞昏明月當下寒雲布
野殺氣凝空楚廟陰兵旁隨霧合晉王黑幔暗與山
我師忽震於雷霆彼若驚於魂夢風號猛虎爭傳破
竹之聲陣卷龍蛇競集俄於勢賊將數輪不暇漂杵
有餘僅身免以奔歸乃塞門而自守爾後大小百戰首
尾四年方清鏡水之波始有蘭亭之地弔其生聚大布
仁慈誅彼巨魁不煩天討是王之功也次則有薛朗逐
出周寶自據諸方南襲毘陵西侵建業恣其剽掠務在
殺傷將乘中國之危擬抱長江之險王乃命二麾將
期一月報功指其山川授以韜略蹄轂並舉水陸兼行
會不旬時計平窟穴裏南宮萬於犀革視以囚人梟崔
慧景於鮪籃彰其叛主是王之功也次則有徐約者是
六合鎮使忝三吳郡符玉帛是亦徵欲無度長時習戰
齊民因被雕鯨比屋爲軍魯儒亦遭剪削惟王聞其暴
虐奮激神威發上谷之精兵命下江之賢將拔以九天
九地之訣傳以訓辭訓典之規元斷咽喉清其郊野任

約之龍果睡王彌之豹徒飛食窘朝饑無由撫土計窮
宵遁遂至潰圍松陵之烟水重清香徑之黎元再活是
王之功也次則有孫儒恃有數萬兵甲不守淮南直欲
外遷土疆遂奔江左封人民爲糧食墮舍宇爲薪蘇餓
鴛饑鷹飛揚京口貪狼乳虎踐踏吳門漸逼由拳將窺
雷水王乃張天網於險阻闢地牢於要衝發水犀之驍
騎設燧象之機謀青雀摩壘赤免致師將持久以待之
俟勢窮而必取守陣皆哭無食何爲鳴鼓而攻脫身遂
去向使不施神略不振皇威則翼翼大及物是王之功
茫勝概盡作烟煤所謂劬勞爲時廣大及物是王之功
也次則有董庶人始鎮石鏡便牧杭州因破漢宏遂居
越土自形成象從織至洪並是王之擐甲執兵左提右
挈以致手持旄節身爵王侯旣滅頂於彘倫乃垂涎於
神器銅符金匱祥瑞亂興玉璽珠袍妖詭競起王以早
同楚畝夙共晉盟書尚緘膝血猶濡鍃屣函旁午誘勸
交馳諫既閉于屬垣禍遂成於覆族是時兩河倔強三
輔紛紜萬象雖拱於北辰一人不遑於南顧王請奉行
天罰所統便是國兵不費上供資財不役諸道將帥果
見桓元計窘抽玉導以求生王莽勢窮轉銅威而厭勝
喉既春於富義骨逸專於會稽滿其故宮焚其法物復

我正朔清我寰瀛五石補而天鏡明六合還而地維正
是王之功也王以平妖立霸時之業戡難建蓋世之功
律呂宮商鏗洋史籍丹青金玉煥爛國華所以僖宗天
子仰我文昭瞻我武烈龍光壓壘急使星馳綸綍便蕃
大王風起尋以耿純試理盧植兼才披錦衣以耀家鄉
握珪符而光松梓泊于昭皇飛昇大寶禮遇元勳龍悅
召雲鳧忻得藻嘉功賞德金鳳之詔連飛表異旌優玉
鱗之符遂刻移南徐之藩翰就錢塘之江山節竦靈犀
帳開神虎三千珠甲光爛星辰十二牙旗文生組繡碧
幢纒建黃閣又開乃兼鎮於越藩遂對持於漢節中天
辰象雖分牛斗之疆夾岸烟嵐映出東西之宅四縣旣
食萬戶累加棨戟立門赤油羅列山河誓券金字焚煌
生祠之籩豆鏘鏘衣錦之城隍黯黯而又特逾漢制封
我吳王茅分夏社之心桐蔭周王之手昔也龍蛇起陸
蹈湯火以戰爭此際山川出雲見君臣之際會逮夫濟
陰王旣傳天寶梁太祖遂應元苞于王不易范張之故
情請結秦晉之嘉好恨無殊禮得展異恩於是追呂望
之高風擬山甫之美躅師尚父統攝三老作帝股肱尚
書令總務萬機爲天喉舌仍頒社稷復陟齋壇建牙兼
鎮於揚州分闕遙臨於楚甸尋命兵部尚書姚洎持

鳳冊遠泛鯨波備周官之典儀封越國之土宇八鸞四
馬擢鏤錫以振鈎膺三節一王秉桓圭而垂元玉及龍
德嗣君卽位禮稱尊日父師寅敬列光益虔顧命是遣
吏部李尚書燕奉持綸告遼遠湖湘授天下兵馬都元
帥洞庭彭蠡漸無不順之臣北狄西夷將有後予之歎
昔韓信對漢高祖曰陛下能將將臣能將兵是知元帥
非人臣之職曹蓋帝王之兵柄推於前代隋煬帝自晉
王淮南行臺尚書令祇爲行軍元帥天下之號國朝肅
宗皇帝駐蹕靈武日命代宗皇帝自廣平王而爲之德
宗皇帝自魯王而爲之梁太祖授九錫後而爲之斯天
下元帥之故實也其後龍德帝復命兵部崔侍郎協齋
持簡冊浮汎風帆揚往典於明庭促及時而建國奉呂
康公之命得以專征授唐叔虞之封良由吉夢未久金
行運息土德中興莊宗皇帝鵠起并汾龍飛宋沐當寧
不逾於旬朔臨軒宣諭於公卿日吳越國王五十年來
常作搢天之柱三千里外每爲捧日之雲今若將致小
康實在敬尊元老於是鸞臺進擬麟趾摛詞典瑞獻功
琢白圭而冊文燦爛職金供命鎔紫磨而印篆盤瑀重
封吳越國王再授天下元帥馬遷十代史內固是絕倫
柳詒萬卷書中必無往例其建國也大君有命明試以

功自癸未而至壬辰備戰器而脩王道先是中朝名士
在野遺人或負笈擔簋來投霸府或拆襦爲袴而詣軍
門奮袖於嘉納堂中曳履于靈均臺上至此水鏡裁鑿
金秤等量並列庭臣皆居省署簪裾列侍文物齊光張
伯仁陳宗廟之儀鄭子產獻公侯之禮豈謂難窮者大
數莫究者彼蒼俄脫履於具區遠徹縣于正寢金山霧
掩誰知帝召王喬玉海波空實痛神辭李廣况十三州
疆場百萬戶黔黎咸長養于恩膏悉生成于儀澤淚灑
而晴空散雨愁凝而杲日沉雲鳥獸悲哀草木慘沮明
宗皇帝宣太常而定諡法詔貳卿而撰誄文鸞輅龍旂
贈禮優於鄧禹梓宮黃屋異數等於霍光得謂盡始盡
終極榮極貴享九九之仙壽近帝位於一爻感萬萬之
人心歆神道於千祀有後如此又何缺焉我天下兵馬
元帥吳越王當燕族之多奇承趙宗之後世嵩嶽泰華
秀氣俱騰淮濟江河榮光並結是時嗣主誕我國祥紹
經文緯武之基襲積德累仁之業開襟奪臆伏雄傑於
周瑜誓衆臨戎統人豪於張袞風儀則懸星溢紫電
揚臚霜雪凝肌魚龍入髮仙應有分貴不可知宋弁聲
姿尤閑進對竇雄詞氣淮是卑恭加以青雲常在於言
談畏日不離於顧盼徐行緩步褚彥回却是趨踰散髻

斜簪王文憲殊非蘊藉智略則鮑叔錐矢應手而來顧
和珪璋遇機方露遠者大者一剛一柔靜則心照鏡而
貌懷冰舍和六氣動則火炎山而湯湧海懼萬人機
變則管葛才高孫吳術妙身文虎豹隱見不常義府戈
矛短長迭用三雋才既爲己任六奇策固是無遺卻穀
詩書經綸國計項羽雷電振動兵籌徐睇而莫測金泉
旁窺而罔知殊岸詞藻則青霜皓月絡繹綵賤芳草落
花飄颻鏤管織成夢錦散出神霞英變屢奇張融之言
信矣凌顏鏢謝元葉之論宜然札翰則早授義方會傳
掣筆鸞回鵲反氣勢驚人金錯銀鈎縱橫入木素牘無
非墨陣宮室爭耀寶碑崔宏之本草無光張育之折蒲
失色立功則我王初離太學始統親兵鄭世子方欲平
齊汝陽王正思安漢屬鄰國侵軼命將曰李濤僅二萬
兵下百里砮圍逼安國延咏餘抗我王虔奉訓辭遂昇
上將清風受式黃石傳書親蒙韓奕之黃羆躬伏封文
之白虎攻東南而備西北事在機先掩五壘而出三門
外馳神算於是崩摧大陣擒獲萬人道路隘于俘囚山
川積于戈甲餘敵作氣既竭方遜於潛我則乘勝追奔
又平廣德未出一百里之境復降五千來之人唱凱歌
而喜氣連郊整班師而雄風掠地尋卽大統龍艦遠泛

鰲溟巡江陰而牧東州入海門而觀北固彼境遂陳舟
 楫遠出枝梧我則陳二廣于浪港沙前設三覆於石牌
 灣內零陵石灰風便爭投于蛟蜃窟中沁水火棧油燃
 倏葬於鯨鯢腹裏一戰定霸二紀無虞寰海具瞻將相
 送耀聲光平顯裴松為廊廟之人功業升聞段襄居骨
 鯁之任爰自嗣承國構續奉王基況當跪箭之初又在
 寢苦之內芝蘭龍鳳二千餘口之家風鐵石虎貔二十
 萬人軍府誠難撫御豈易緝綬我王以孝為模用仁
 作範無所不可惟言是從嘉惠寵靈供奉花萼油雲膏
 雨潤澤閨門此外習武益兵輕刑慎罰德無脛而遠屆
 名無翼而遐飛果動大朝繼踵異寵三年之內兩冊連
 封雙龍之金節亭行四馬之寶車並輶玉具冠劍見王
 者之尊崇織文旂常觀國容之貴盛我王因茲顯赫益
 動孝思無以答先后之恩無以報昊天德且曰武肅
 王有大功及天下大名振寰中庇生民則百萬有餘築
 城壘僅五十來處豈可不建廟貌不像真容為星紀之
 福宮作地戶之神主爰命與武忠直都虞侯姚敬思于
 馬臻湖畔勾踐城中選閭閻形勢之中區得顯敵高平
 之勝地於是欽杵俱下畚鍤並興隱雷轟轟岳岳振
 不十旬而展役布千丈之隆基大梓文栴非是秦山伐

木宏梁巨棟非因漳水漂來雕鐫者王母元圖贊
赫連緇石斤揮斧運削出銀葩水鑿沙磨方成玉
元武之嘉兆應神著之吉辰始乃架險梯虛雲構
陰虬迴抱陽馬奔趨虎牙銜而柅拱連龍脊襄而
轉瓊瑤耀壁丹漆明簷鴛鴦之瓦縫界成芙蓉之
印出卽以丙申歲秋八月十有七日我王備鹵簿
車輅旂常北司侍臣南班舊列奉迎真像而入祠
壇雕出聖容黃金鑊成寶座儀形酷類神采如生
龍章顏猶不破垂旒被袞人見與悲禮器則俎豆
軒懸則祝敵鐘磬后殿鞞衣雉服文母賢妃露慢
蝦簾象榻不異昔時秘寢皆同曩日深宮前則廣
陰芳亭對構紫石伏後視之影朱欄交茵苕之光
重門並立神將侍衛兵仗牙戟森然文武官班簪
列直出甬道千步有餘河枕投醪波迥射的蓮芰
紅閣桐柱夾於星橋左則迴抱粉廊連延綺棟並
署各列司存乃至早世勳臣無祿公子皆塑儀像
薦羞右則脩廡飛蕙綠窗丹牖陰兵神馬見雷電
風雲明牢淨廚備菜盛而烹肥膾景物則高山矮
竹金松夾砌名花連階瑞草烟嵐蒨蔚便是陰宮
蒙龍居然神府我王昔以致君之業累殄寇戎今

考之祠而脩孝敬所以天朝繼封王爵以燿國章金印
地薰天設使書刻川九萬之賤不能盡紀勒華山五千
之仞亦恐難窮光業也祠不容於王掾才匪量于曹斗
擬奚斯之頌或忒粗心對豫章之碑豈望楊修絕妙所希
紀幕客十載廷臣不求孫綽擅名豈望楊修絕妙所希
編述用答恩知追感先王恭為銘曰崧高嶙峋是生哲
人上天御子出澤慈麟錢尊敬祖鄉允唐臣衣冠表裏
文武經綸廣運將新大盜斯起雁象欵驚鳧毛紉委紫
蓋蒙塵黃金多壘既敦憲章又裂文軌武肅英王提劍
東方龍行云雨虎變文章字氣妖灑沃雪歸湯洗滌星
紀整頓天常告功狼居圖形麟閣珪聯編茅土續索
三道犀幢八朝鳳帷丹券家門錦衣城郭元帥天下國
王具區六瑞琢冊三品鑄符尚父四履尚書萬樞峴峨
高壽曠赫霸圖我王奉天為時而出傳寶應金繼輝趙
日國士無雙風華第一削樹平戎夢禾授扶功既挺
德又動天襲封二冊嗣位三年金印國寶元帥兵權忠
無瑕類孝絕雕鐫未祿墨縑乃建清廟臥龍之城會稽
之嶠嵐界迴廓粉明周寮廣殿霞開重門岳峭瑞玉禮
器香壇聖容民之祀主我之神宗秉翟執籥特磬清鐘

然蕭炳脾寘幣輪琮於穆祠中煥然陰府五顯古恒馨六
俗常舞餉薦芳蒸歌隨路鼓令子懿孫光今顯古本甚
稽志吳越武肅王廟在府南四里三百二十六步今乃立
闕壯歲久墮圯今僅餘四楹有巨碑舊在廡下今乃立
荒園中皮光業之詞也具載唐長興七年吳越王棄宮
館後二年嗣王建廟於越長興後唐明宗年號止於
四年而崩歷閔帝清泰則七年乃天福元年劉恕吳越
紀年稱天福元年七月乙卯立武肅王廟於東府今考
之碑與紀年雖不同其實皆歲丁酉清泰廢閔帝爲鄂
王晉祖追貶清泰爲庶人皆削其年號而天福改元以
其年十一月則十一月以前皆長興七年矣漢高祖削
晉出帝開運之號稱天福十二年亦用此也然武肅
王實以壬辰歲薨文穆王襲位壬辰蓋長興三年不得
云長興七年吳越王棄宮館後二年嗣王建廟於越也
按五代史及劉恕紀年開皇紀吳越備史皆言武肅王
以三年薨則碑爲誤然碑當時立光業日休子紹興中王
不應誤謬至此蓋皆不可知光業日休子紹興中王裔
孫訥叔廣言廟中神像雖從子元瓘立
者及伶人皆坐示不可遷也

五代史記卷第六十七上